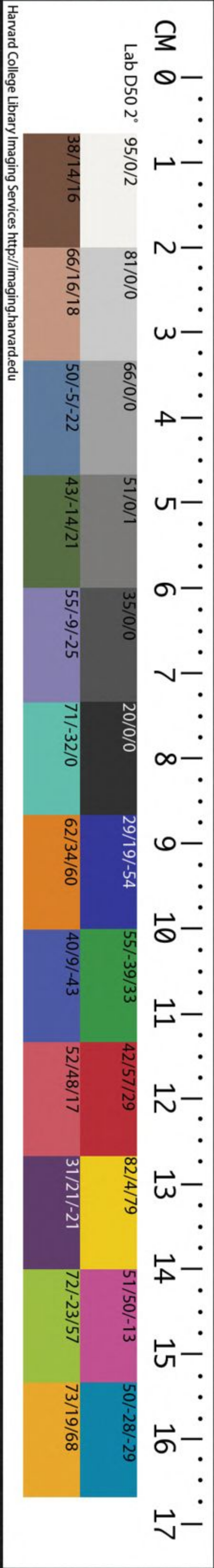


T2514/42386(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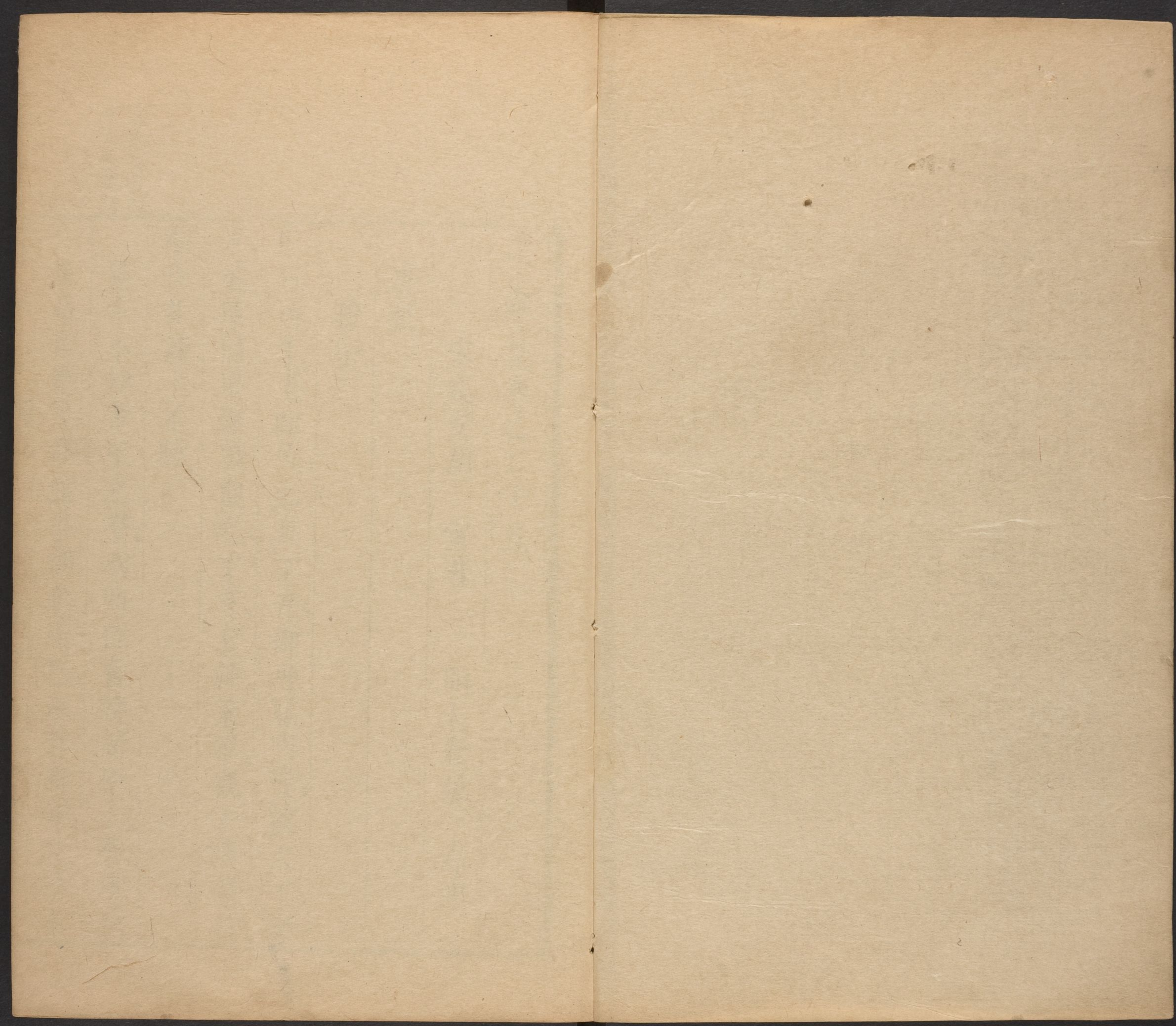
CHINESE-J. ESE LIBRARY  
HARVARD-YE NG INST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6

NOV 4 1957









讀史管見卷之二十五

宋建安胡

寅著

明太倉張

溥閱

唐紀

穆宗

二月丙午。上即位。二月丁丑。御丹鳳門樓。赦天下事。畢。盛陳倡優雜戲。觀之。丁亥。幸神策軍。觀手搏雜戲。羣臣多諫。上不聽。

憲宗不知帝王之學。初即位。喜對諸學士。李絳白。居易。崔羣等。亦隨事納忠而已。未有極論大學本

論國家以輔  
導太子為急





未使帝服膺拳拳而勿失者也。已既不得學力，又安能擇人使教其子哉。穆宗踐祚年二十有五矣。若憲宗知周公傳成王之道，自其幼學而輔導之，居仁由義，通古知今，十五年之久，豈不爲賢主乎。一旦居兆民之上，身在大喪，柩方在殯，已與羣臣吉服遊戲無度，若膏梁駃子，初無所知者，不旋踵而卽世。周公曰：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亦罔克壽。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其穆敬之類歟。是故吾爲國家遠慮者，必以輔導太子爲急。周公之於

成王，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所謂輔導者，非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在乎薰陶涵養而已矣。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闈寺嬪御之時少，則氣質自化，德器自成。蓋與近習久熟，則生褻慢，與賢士大夫久熟，則生愛敬。故也。三代人君，必有師保傅之官。後世舉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傅道旣踈，保職又闕。夫傅德義者，在乎防聞見之非，節嗜慾之過，保身體者在。



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蓋人君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祇栗而莫敢仰視萬方承奉而所求必得苟非知道畏義所養如此其成可知矣故中常之君無不驕肆英明之主自無滿假此自古治亂之所由也周公作立政之書言常伯常任之尊與綴衣虎賁之賤同以爲戒要在得人以爲知恤此者鮮矣夫僕臣正厥后克聖左右侍御罔非正人旦夕承弼然後出入起居無違禮發號施令無不善後世不復知此乃謂人主就學所以涉

書史覽古今也夫此特一端而已故觀自古帝王才質鮮不過人然而完德有道之君至少皆由其幼少無輔導之方而勢位使然也大學之法以豫爲先蓋人之方幼智思未有所主則當以格言至論日陳于前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者後日雖有邪說移惑不能入也爲之不豫及其旣長意慮偏好生於內衆口辯言鑠于外欲其純完不可得已蓋人心無常雖大聖人處富貴之極當隆盛之際不忘警戒而况幼冲之質其可廢閑邪拂



諸史管見 卷三五  
違之道乎。凡此皆任道君子之言。可爲國家至急  
至切之務。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

上性侈。奉太后尤爲華靡。

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故曰以天下養。養之至也。  
至於侈靡越度。則非所以爲孝矣。曾子曰。夫所謂  
孝者。論父母於道也。又曰。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  
下能養。論父母於道。所謂尊親也。爲法於天下。可  
傳於後世。所謂弗辱也。華衣服。美飲食。盛聲樂。嬉  
戲土木之奉。多恩澤。匪頒宴遊之費。所謂能養也。

若穆宗奉太后以侈靡。猶不得爲能養者。何也。孔  
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不敬何以別乎。夫以知  
養而不敬。猶不得爲能養也。以舜事父母觀焉。孝  
冠千古。而不聞耳目之娛。口體之供。以侈靡爲貴  
也。使其有之。豈不載於書者。旣以天下養矣。身爲  
聖人。可謂弗辱矣。烝烝乂不格姦。可謂論父母於  
道矣。故孝以舜爲至。天子事親之法也。

上謂給事中丁公著曰。聞外間人多宴樂。時和人安。  
足用爲慰。公著曰。此非佳事。恐漸勞聖慮。上曰。何故。

事親之本



論丁公著之言憂深思遠

對曰。遊宴不已。則百職皆廢。陛下能無憂乎。

臯陶告舜曰。無教逸欲。湯戒諸侯曰。無卽惰淫。殷  
那方興。沈酗于酒。箕子以爲憂。君臣上下。沈洎淫  
佚。常武以爲刺。外服侯甸。男衛那伯。內服百僚。庶  
尹宗工。罔敢崇飲。周公以爲誥。凡姦邪之臣。欲竊  
君權柄者。必納之於逸樂。丁公著可謂忠矣。公卿  
大夫宴樂相從。而公著以爲將勞聖慮者。樂在上  
則憂必生於下。下無憂則上必享其樂。此仁人憂  
深思遠之言也。

慶元年

翰林學士李德裕吉甫之子也。以中書舍人李宗閔  
對策。譏切其父。恨之。自是二人各分朋黨。更相傾軋。  
垂四十年。

論李衛公郭汾陽心之廣狹

綱目節錄其

李衛公才高氣勁。而不知道。惜哉。李崇閔對策。天  
子亦據已見論國事耳。使言而非耶。彼於吾父無  
素仇。安得而怨之。使言而是耶。必思力善効忠。以  
益前愆。亦不當怨而不解也。且譏切與發冢孰重。  
郭汾陽不怒。父冢見發。安朝廷反側之心。而文饒  
切恨。父政被譏。激士大夫分黨之患。心之廣狹如



此宜功名終始之殊也。宗閔黨雖多小人，使文饒平忿而思難，兼收而並容之，彼負才智者必皆為吾用，以此佐王，其業豈不宏且遠歟。

田弘正受詔鎮成德，自以與鎮久戰，有父兄之仇，乃以魏兵二千從赴鎮，因留自衛，度支不給其糧，賜弘正不得已，遣歸。弘正厚於骨肉，兄弟子姪在兩都者四十人，競為侈靡。弘正輦魏鎮之貨以供之，將士不平，以魏兵故不敢發。及魏兵去，都知兵馬使王庭湊遂殺之。

謂田弘正牽私情而不明大義

天下所共利而爭之者財也，已所得取而他用之，猶足以召怨，非已所取而取之，其能免乎。田弘正於魏貨取非所當取也，於鎮貨非所當他用也，而皆犯之，是牽於兄弟子姪之私情，而不明人我取予之大義也。忠義雖多，以利而沒，夫豈獨王庭湊之罪哉。

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贓當死，宦官為之請曰：直臣有才，可惜。牛僧孺曰：設法所以禽制有才之人，安祿山、朱泚皆才過於人，法不能制者也。



論平僧孺之言知其一而未知其二

有德者寡，有才者衆。德成曰賢，才贍曰能。聖人不偏廢也。尊之使之爲異耳，不爲才者難制，設法以制之也。方且使之賴其力用，隨而制之，防其罪惡。人亦安肯自盡哉？僧孺所言，知其一而未知其二。者，祿山、朱泚之才，孰與共驩、苗、緜，此四人竟用之，舜誅之，各有攸當也。祿山與泚非法不能制，乃二君縱使至是耳。人主若從僧孺言，於有才者動以法從事，失人心，禍亂之道也。然則如之何？用當其才，不過其任，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而已矣。

二年

兩河畧定，蕭俛、段文昌以天下太平，宜漸銷兵，請詔天下軍鎮有兵處，每歲百人，中限八人，逃死上方荒宴，遂可其奏。軍士落籍者，衆皆爲盜。

論蕭俛段文昌慕銷偃之美名而不知弛張之道

兵不可好，好兵者必有不戢自焚之災，亦不可惡。惡兵者必有授人以柄之禍。三代藏兵於農，三時耕種，一時講武。若有征討，則命卿將之；天子六卿，大國三卿，次國二卿，小國一卿。大事則六軍盡行，又召會諸侯，諸侯之軍無王命不敢私用。內外重輕之勢如此，其不用也。舉天下皆力農桑，知孝弟



之民其用也。舉萬乘皆羸股肱，決射御之士，夫豈有兵少兵多之患哉？唐自張說變革府衛，日以陵夷。李鄴侯言欲修復而不果也。憲宗中興，所宜討論舊制而急於近效，不爲遠圖。至蕭俛、段文昌、慕銷偃之美名，而不知弛張之道。旣許以逃死，則百入之中，豈但八人而已？姦將貪帥，利其衣糧，則軍鎮之兵實亡，而名在耳。夫兵有國之大事也。宰相旣妄奏請，穆宗聽之，懵然則以憲宗參養其子，不知教之之過也。

朱克融王庭湊作亂，詔諸道兵討之。諸節度旣有監軍，領偏師者亦置中使監陳。小勝則自以爲功，不勝則歸罪主將。凡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方畧，故雖以十五萬衆，裴度元臣宿望，烏重胤李光顏當時名將，屯守踰年，竟無成功。

魚朝恩督九節度，則無功。吐突承璀督六鎮，則無功。代蜀之役，不置監軍，而劉闢授首。淮蔡之役，不置監軍，而吳元濟成禽。上黨之役，不置監軍，而劉稹伏誅。夫以裴度威望之重，智畧之高，自相憲宗

論與亂同事  
必敗



詩集卷之三十五  
以來慮無遺策舉無過事又挾烏重胤李光顏諸  
名將以討幽鎮夫何足云者而不能有尺寸功則  
以中制舉動衆建監軍而已嗚呼與亂同事欲無  
敗得乎然則度不辭而當其任何也曰天子委之  
中外倚之大臣之義不以愛身而忘國事也郭尙  
父相州之行亦猶是耶

元稹怨裴度欲解其兵柄故勸王雪王庭湊而罷兵  
以度爲司空留守東都

元微之以詩名其名出白居易上夫詩雖小技豈

論元稹能詩  
不足貴

無知識者所能爲也託意於諷諫則可以觀其事  
君寓情於美刺則可以觀其達政若無識則其言  
背理傷道雖有華藻不能獨勝而不爲人所賞重  
矣王庭湊逆亂之賊臣也裴晉公忠勲之元老也  
崔潭峻魏弘簡刀鋸之賤人也深結崔魏左右庭  
湊而沮抑晉公其所見如此則其詩雖凌駕七子  
而追攀四始亦何足貴歟不特稹也如柳子厚劉  
夢得何獨不然故君子以有識爲貴

上在東宮聞天下厭苦憲宗用兵故卽位務優假將



卒以求姑息

論穆宗為人  
所愚

昔漢武用法嚴而太子寬厚於是朝臣與宮僚分  
黨與穆宗柔懦無憲宗英果之氣矣又况張皇六  
師削平僭叛尤非鄙夫懦士所樂故以天下厭兵  
熒惑儲副而憲宗不知其子之為人所愚也所以  
善養太子者必使之親正人聞正言見正事邪僻  
側媚皆無自入以此善始猶懼不終始之不圖終  
之何有

裴度元稹皆罷相

論穆宗昏庸

先是和王傅于方說元稹遣客說王庭奏使出牛  
元翼仍賂吏兵部令史偽出告身二十道以便給  
賜稹皆然之有李賞者知其謀告裴度云方為稹  
結客刺度度隱而不發賞詣神策告之詔左僕射  
韓臯等鞠之皆無驗而二相俱罷然則何說也稹  
為宰輔聽邪人計賂吏兵部偽出告身不問其他  
獨此一事豈端揆所宜為其罷宜矣而并及裴度  
則以主稹中人愠其獨罷穆宗庸昏不能辨也夫  
事在日前又有獄訟之核且不能辨况國門之外



乎。

三年  
牛僧孺爲相時僧孺與李德裕皆有入相之望德裕  
在外八年不遷以爲李逢吉引僧孺爲相以排已由  
是牛李之怨愈深

李文饒資氣勁直材畧通敏而不知命惜哉飢餓  
流隸得簞食豆羹則生不得則死然行乞於闐闐  
間竟不可得豈非命哉而况宰相位亞人主舉千  
官百品中取二三人爲之苟非有命雖以仲尼之  
聖而位不至若其有命則市井庸鄙之夫往往爲

論李文饒不  
知命

之其爲之者或終其身或才及旬月或聞命而死  
或朝坐廟堂夕被囚竄或尊榮累世或家族殲夷  
考其善惡雖繫於人爲要其極安能違必然之數  
歟彼李宗閔牛僧孺合從締交以排擯已足則人  
爲也而其所以然則臧倉公伯寮之類孔孟歸之  
天命者也文饒不悟但知畜怨其不能行所無事  
而爲方寸之累大矣是故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  
君子也君子之成名小人之對也張說有云宰相  
時來則爲之今以不速爲生怨不亦淺陋之極歟



敬宗

四十一

李逢吉素忌李紳，令王守澄言於上曰：「陛下之為儲貳，逢吉力也。李紳輩皆欲立深王耳。」李續之等繼上章言之，上未信。逢吉奏紳謀不利於上，上猶再三覆問。然後貶紳為端州司馬，百官詣中書賀。逢吉猶以貶太輕，上欲殺之，獨韋處厚力諫不可。會上閣禁中文書，得裴度李紳請立上為太子疏，上乃嗟嘆。雖未召還，後有言者不復聽矣。

論敬宗喜怒  
自巳而發

成而孚，然後致刑。今逢吉鑿空生詞，使貴豎熒惑於內，羣臣攻擊於外，加李紳之辟，苟非韋處厚力為辨明，則紳必死矣。逢吉以建儲為己功，王守澄左右之，敬宗既閱文書，得裴度李紳之疏，則逢吉守澄黨比誣罔，較然明白。于是罷逢吉而相紳，置守澄於法，豈不偉哉！使紳誠有搖動之罪，穆宗發覺治之可也。敬宗既為天子矣，又何治焉？今以逢吉讒紳謀不利於己，則欲殺之，得紳請立己疏，則嗟嘆之，是以其喜怒皆私己而發，不以公道行之。

綱目節錄其  
文



此所以來讒賊之口也。紳旣貶，百官請中書賀，然則舉朝爲逢吉黨，獨處厚一人忠於敬宗，姦臣陷害忠良，擅作威福如此，而君不悟，唐室自是日益卑矣。

蘇玄明與染工張韶善謀作亂，匿兵以紫草車以入，至銀臺門，易服揮兵，大呼趣禁庭，上在清思殿，狼狽出幸，少頃，康藝全等擊定之，明日上還宮，盜所歷諸門監門宦者三十五人，法當死，詔並杖之，仍不改所任。

論敬宗失刑

門戶之役，闈寺所謹也。縱盜入宮，幾及乘輿，其死何疑焉。雖兩中尉諸內侍力欲庇之，亦無以爲辭矣。赦其死已爲失刑，又不改所任，它日滅燭行弒，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祖宗遺事，不使太子與賢士大夫狎熟，尊昵宦官，其禍至於殺之生之廢之立之，如御蒼頭然，亦不思甚矣。其爲後世戒多矣。韋處厚諫上遊宴曰：先帝以酒色致疾損壽，臣不死諫，以陛下年已十五故也。今皇子纔一歲，臣安敢畏死而不言。



論韋處厚之言有失

韋德載忠賢人也而告敬宗之言未免有失夫人君荒耽于色沈湎于酒人臣不在其位可也既獲親近安得不力諫今日君有子長矣姑聽其沈湎可也是安得為忠乎不然宴遊逸樂之可為與否特繫乎子之長幼周公不為是言也或者德載欲深感敬宗蓋不曰先帝以酒色之故天年不遐陛下富於春秋血氣未定萬一致疾隳宗社付託之重貽皇太后之憂臣不敢愛死而不言則亦足以動聽矣。

綱目全錄其文

寶曆元年

鄂令崔發聞五坊人毆百姓發怒命禽以入曳之於庭不知乃中使也上怒繫發於獄羣臣諫不聽李逢吉從容言曰發誠大不敬然其母年垂八十自發下獄積憂成疾陛下方以孝理天下所宜矜念上愍然曰如卿所言朕何為不赦之即釋其罪

論養太子可不慎

人君自非大無道如桀紂齊洋隋廣則未有不可諫者顧人臣觀望則愛身而緘口耳是故貪寵祿以負其君者常多李逢吉非能忠也委曲開譬亦能感悟敬宗而免崔發之死不特是也聽韋處厚

綱目節錄其文



而寤李紳。宣慰李渤而擢劉栖楚。納李程而罷營殿。賞宴遊之諫而賜錦綵。聞瑤臺之諷而宥李漢。覽失丁之奏而禁度僧。受丹扈之箴而答優詔。從北門之奏而寬量移。用張仲方之說而減般費。沮逢吉所引而伸李紳。采言者所陳而禮裴度。知洛宮荒弛而罷東巡。凡此十餘條。皆敬宗兩年所行。方之德宗。拒諫豈不優哉。其失在于幼少之時。不親師傅。敝化奢麗。以蕩陵德。此豈獨敬宗之失。乃穆宗過也。故養太子不可不慎。古帝王之慮深矣。

昭義節度使劉悟薨。子從諫爲悟遺表。求知留後。李絳以爲從諫未嘗典兵。衆必不盡附。今但速除一帥。令兼程赴鎮。賜繒五十萬匹。使之賞設。必無違拒。

李深之在憲宗朝第一人也。資氣中正。而輔以智謀。故能開元和中興之業。然竊有未諭者。深之撫馭藩鎮。必以優賞收軍士之情。且以魏博論之。旣以田興爲帥。勢自帖矣。復出內緡百五十萬以賜之。中間又欲以二十萬匹羈縻回紇。此又欲以五十萬匹賞設上黨。豈事幾應接。當如是耶。其後帥

論李絳撫馭  
藩鎮必以優  
賞收軍士之  
情



山南罷遣新募軍宜少優給。乃有靳焉。無乃可以與可以無與之中。固難執權耶。

李逢吉罷相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李逢吉邪黨盈朝。力沮裴度。而為度言者亦眾。敬宗卒能辨察誣謗。召度入相。出逢吉于外。此亦肅代德穆之所難也。敬宗有善十餘節。其惡在於狎暱羣小。好遊戲。妄賜予而已。而前史斥為昏狂。則亦毀過其真矣。然敬宗狎暱羣小。好遊戲。妄賜予。裴度無能改於其德。使至於遇弒。何也。曰。帝之習

綱目節錄其文

為不義。自在東宮。為日已久。血氣未定。即享富貴之奉。非稟資卓異。不陷溺者鮮矣。度固忠賢。若伊尹教祖甲之道。當有所不及。况在位日淺耶。

文宗

上雖虛懷聽納。而不能堅決。與宰相議事已定。尋復中變。

人之性無不善。而材有愚明。柔強之異。知學以反之。則無陷于一偏之失矣。文宗恭儉寬勤。其質甚美。年十有八。正講明道義。增益德慧之時。裴韋二

論裴韋二公不能以帝王之學輔文宗

太和元年

論敬宗日在東宮習為不義



公宜敷求名儒、寘之左右、使得以二帝三王正心修身之學、輔導啓沃、旣博學之、又審問之、又慎思之、又明辨之、知義理之正、忠邪之別、是非可否之處、先後緩急之序、然後勉以有爲、則雖愚必明、雖弱必強矣、植木而不培其根、浚水而不自其源、乃欲責效於章、䟽望治於頰、舌不亦遠乎、或曰此伊尹周公之所能、自孟子後、聖學不傳、安得真儒而收正君之效耶、曰道未嘗亡、出于人心者固在、士而有當世之志、必以孔孟爲師、學之爲王者事也、

綱目節錄其

世無明王、真儒猶得以善世之道、私淑諸人而傳之、後無真儒、則天下貿貿然莫知所適、卑識淺論、謀王斷國、而其成就不足云矣、此君子所以以任道爲重也、

鹽鐵使王播自淮入朝、力圖大用、所獻銀器以千計、綾絹以十萬計、遂拜左僕射同平章事、

公千萬、卿五百萬、漢靈醜政也、文宗卽位、裴韋二賢當國、而王播入賄除宰相、何也、無乃以進奉爲常事故歟、進奉取官、雖累朝常事、在裴韋則不當

論裴韋視大  
弊而不能革



以常事忽之。視大弊而不能革。使姦貪之人持金帛躋廊廟。其瀆天職而滓上心多矣。豈非裴韋之責耶。

二年

上策賢良方正。中者二十二人。劉蕡對策切直。考官不敢取。諫官御史欲論執政抑之。

劉蕡對策時。執政大臣裴度韋處厚也。抑諫官御史。不令伸蕡。何也。愚讀蕡策有三事焉。裴韋之所避也。一曰闈寺擅權。致陛下不得正其始。二曰誠能挈國權以歸相。則心無不達。三曰何不塞陰邪

論裴韋黜直言之士長此向之氣

之路。屏褻狎之臣。一則譏及文宗。二則譽隆宰輔。三則力詆宦寺。此裴韋所以拒之而不敢當者也。雖然。此常常之見耳。二公累朝舊德。盍以棟國取賢。匡君救弊。為重乎。是時未有一人言及宦寺者。因蕡有言。置之高第。請開延英。召會公卿。給舍諫官御史。并貴常侍五六人。陳太宗故事。及近代之失。咨訪厥中。公議既合。此五六人者。必有自善之謀。納兵之請。因而處之以禮。則不出中具。大計定矣。乃避遠小嫌。失於事會。宦寺必曰。晉公尚不敢



三年

論文宗時大  
臣無伊傅周  
之業

治我。是則黜直言之士。增北司之氣。其失豈小也哉。黃所陳異乎。宋申錫李訓鄭注者。但欲復之于門戶。掃除非有草薶禽獮之意。事必可行。惜乎裴韋讀之不詳。思之不精也。

上性儉素。聽朝之暇。惟以書史自娛。聲樂遊畋。未嘗留意。

老子有言。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處富貴之極地。目備色。耳備聲。口備味。體備安。而能清約儉素。不以累心。所謂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者矣。以史考之。能

綱目錄其文

四年

幾君哉。文宗率其素稟。人無伊傅周召之業。遂使其君有祖甲成王之質。而懷周赧漢獻之憤。聖學不傳。豈細故哉。讀其書。味其人。未嘗不掩卷而歎息也。

南詔寇成都。詔山南西道發兵救之。興元兵少。節度使李絳募兵千人以行。未至而蠻退。詔罷新軍。絳悉遣之。給以廩麥。皆怏怏而退。監軍楊叔元素惡絳不奉已。以賜薄激之。衆怒。大譟趨府。絳方宴飲。不為備。遂為賊所害。屠其家。詔右丞溫造為節度使。造至。凡



論李絳處經  
遭變多舛

新軍盡殺之。囚叔元以事聞。詔流康州。

李深之當憲宗時罷相而不去。未爲無眷眷於君之意。歷穆與敬猶爲僕射。且與王播爭校儀注。至爲李逢吉所逐。則失進退之義矣。素與宦人爲仇敵。豈不知連帥之權半屬監軍。旣同方鎮。又不禮焉。則昧防閑之幾矣。募兵雖不及用。罷而遣之。亦宜犒賜而給以廩麥。則忽撫接之宜矣。府有正兵。比及作亂。已方張宴。坐受屠害。則無備豫之素矣。豈其年老而智衰乎。何處經遭變之多舛也。絳之

禍皆楊叔元所爲。溫造旣能誅戮亂兵。宜并叔元殲之。具以事聞。雖得貶。無恨矣。盡殺新軍。則有濫及舍楊叔元。則爲失刑。無乃亦懾畏北司故耶。是故爲義不終。謂之姑賢乎。已者則可耳。

綱目節錄其  
文

五年

上與翰林學士朱申錫謀誅宦官。申錫告京兆尹王璠。璠泄其謀。鄭注王守澄知之。使人誣告申錫。謀立漳王。湊上以爲信。甚怒。守澄卽欲屠申錫家。飛龍使馬存亮固爭而止。上捕申錫及諸連。引於禁中鞫之。大臣多上疏請付外覆實。注等恐詐覺。請止行黜貶。



論宋申錫昧  
於量主暗於  
知人

申錫遂免死貶開州司馬

昧於量主而受付託之重暗於知人而委腹心之  
寄未有能成事而不敗者宋申錫是已文宗之不  
可與爲裴度韋處厚知之審矣誅除宦官大事也  
申錫受任而不辭是不戒蕭望之之覆轍也然則  
宦官不可除君命不可從耶曰革弊者必有其漸  
興治者必有其本賢才衆朝廷治政事修擇其尤  
無良者不過數人顯加刑戮而收其柄復門戶掃  
除之常役何難之有宦官雖多其間固自有謹愿

忠智之人就使之謀亦必賢於興甲莩夷之爲疎  
也馬存亮無寵於敬宗而卜染之變衛社最勤今  
又佐佑申錫免其屠害逮事既定致仕而歸此所  
謂謹愿忠智而可與謀者矣王璠懷姦故爲不密  
以祈有合他日不免獨柳之禍自作孽不可追璠  
其是歟

六年  
李德裕朝夕且爲相李宗閔百方沮之不能京兆尹  
杜棕說宗閔曰德裕不由科第使之知舉必喜則可  
平宿憾矣宗閔問其次曰否則御史大夫宗閔可之

綱目全錄其  
文

六年



論李文饒必無此事

宗諳德裕德裕曰公何爲訪此寂寥宗以大夫之命告之德裕驚喜泣下曰此大門官小子何足以當之觀人者當觀其大槩譬如松柏有拳曲而無轉轄之狀譬如騏驥有蹶失而無驚蹇之資李德裕志氣豪邁蓋以公輔自許人亦以是期之今對杜宗稱小子聞大夫之命驚喜泣下此凡庸蒐瑣不應得而得者之情態也德裕豈有是哉杜宗閱之黨也故造爲此語以陋文饒而史家不別乃掇取之司馬氏自以至公無私爲心然於牛李二人則

綱目節錄其文

十年

論劉從諫不善擇術

偏有左右故宗之猥說亦不削去若以文饒爲人之大槩觀焉無此事也必矣

劉從諫以忠義自任入朝請他鎮旣見朝政多門士夫請託心輕之歸而益驕

平章百姓表正萬邦朝廷之道也朝廷治則無不善之政彼彊國悍藩亦人耳其心豈昧於是非善惡之分哉蓋將有不待詔命不俟征討而歸順者不然則爲之偏裨與其鄰友亦必窺伺而圖取之以自效於君父矣苟朝廷不治而勞心於人之不



服雖以一時之力或得之而無以得其心必失之也。以劉從諫向背之事觀焉。豈不信夫。然從諫亦可謂不善擇術矣。爲上之理也。我則慕爲忠義。爲上之亂也。我則變爲驕悖。已無執德。皆因於人。是以盜賊自爲也。然則其所謂忠義者。實未嘗知之。徒聞其名耳。使其真知。豈視朝廷理亂而作輟其操乎。故凡爲善者。貴於真知。不能真知。則異於從諫者幾希矣。

杜牧憤三鎮桀驁而朝議專事姑息。乃作書名曰罪

綱目全錄其  
文

言大略以爲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下策爲浪戰。

治天下而先自治者。堯舜三王不越是矣。而杜牧之以伐魏次之。則不知其所謂自治者何等事也。伐魏之於自治。其次第遠矣。若徒以復十六衛。開折衝果毅三百七十四府爲自治之道。則非聖王所先務。貞觀之治。亦不專恃此也。故文士之言。有近似而實不至者。此類是也。

論杜牧之言  
近似而實不  
至

綱目全錄其  
文

羣臣上尊號。會中使薛季稜自同華還。言閭閻彫弊。



論文宗終身  
不受尊號可  
為後世法

上嘆曰。吾無術以救之。敢崇虛名乎。表四上。竟不受。  
人君而知不當自聖。則不受尊號。知二帝三王以  
一言為名。而不敢兼也。則不受尊號。知後世臣子  
習為諂諛。陷主於誇侈也。則不受尊號。知古之人  
君未有生。而自加謚也。則不受尊號。知無其實。而  
當其名之可恥也。則不受尊號。若文宗終身不受。  
可為後世法矣。宦人以媚為正者也。文宗有謙恭  
之心。則宦人亦敢告以百姓利病之實。若動皆率  
道。人有不化乎。

綱目全錄註

八年

李德裕見上自陳。請留京師。

論李德裕不  
能知道循義

功名之心勝。富貴之念深。則於道義將背戾而不  
知。李衛公功名富貴人也。故知仕進而已。而不知既為宰  
相。不獲于君。尚欲徘徊京師。強顏班列。于義何處也。素懷  
忿忮。又存物欲。兩不得伸。將有偷合苟得之行。離合傾攘  
之計。不能自己者。何則。此固功名富貴塗轍之所同也。使  
文饒知道循義。于以處興廢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綱目全錄其  
文

九年

鄭注言秦地有災。宜興役以禳之。發左右神策千五  
百人浚曲江及昆明池。



論文宗聽之不聰

綱目節錄其

論文宗非為憲宗討賊

邪說小道，豈不或驗。然天地神明之理，不諄諄以言示人，則人孰喻其所為者。故聖王修其德，正厥事而已。甘露之變，天子震驚，千門流血，秦地有災。良非虛語。鄭注徒知其災，而不知其所以災。乃欲勞弊人力，以厭當之。此至易辨也。文宗乃為作率禁衛，疏浚池沼，聽之不聰如此，則震驚之及，啾鳴之憤，其能免耶。

上從李訓謀，杖殺陳弘志。

陳弘志人以為弑憲宗者也。然事狀初未明也。文

綱目錄其文

宗必欲治之，執付廷尉，鞫取款實。然後肆諸市朝。常時同情亦可併得。事非私憤。宦豎亦無由起怨。豈不善哉。而用李訓計，黯黯殺之。是快李訓之心，非為憲宗討賊也。

李訓所獎拔率狂險之士，裴度鄭覃亦引居崇秩。

論裴度鄭覃昧辭受之義

李訓假爵祿以籠賢士，可以無受者也。裴度在外，當孫詞而牢讓。鄭覃在內，當見上而盡言。今乃昧

綱目錄其文

於辭受之義，非大臣特立之道也。在易之隨，以貞為利。隨而不貞，隨之恥也。

讀史管見

卷二十五



李訓鄭注謀誅宦官仇士良等不克出奔士良大索其黨擒王涯等掠治不勝苦自誣服稱與訓謀大逆以狀呈上上召左右僕射令狐楚鄭覃問曰是涯手書乎曰是如此罪不容誅訓既走追者斬其首來遂以訓首引王涯賈餗王璠羅立言郭行餘舒元輿李孝本斬于獨柳之下注尋亦死

論令狐楚鄭覃依阿取容

王涯賈餗與訓注比肩而不恥又附順奉承之如弗及斷以春秋當從黨惡之例削官遠竄可也仇士良以謀反誣之而未敢專殺文宗顧問覃楚豈

綱目全錄其文

開成元年

論作詩為學者餘事

不望其一言為二人計者明目張膽以死力爭其濟則天子未失威柄諸人免於屠戮不濟則受貶而去亦無慊矣乃依阿取容略不辨白遂使一人無所憑仗凶豎肆其慘毒朝綱國法掃地殆盡而覃猶以經學見稱無亦知柔而不知剛乎上與宰相論詩鄭覃曰詩之工者無若三百篇皆國人作之以刺美時政不聞王者自為也陳後主隋煬帝皆工於詩不免亡國陛下何取焉善哉鄭覃之言詩也曰詩無若三百篇後世以此



專門名家者多矣。其能彷彿古詩者有幾。古詩有  
一句一義者。合三百篇則無所不備。仲尼以是爲  
盡乎人情事變矣。世有好爲詩者。而不師法四始。  
或乃指連章疊句。纔易一二言。如樛木螽斯。桃夭  
芣苢之類。以爲笑。則其於詩。蓋徑乎藩籬之外。又  
豈觀天堂奧也。未習相師。徇末忘本。於是有未窺  
六甲。先製五言者。波蕩後生。非小害也。其精能工  
妙之作。高不越建安七子。遠不踰屈宋騷詞。則稽  
古之功極矣。至又纂集古今詩人。爲之宗派。以私

意去取升降。預其選者。比之禪僧得眼。其難如此。  
然有姓字無聞。而列于其間者。故君子不以爲是  
也。以愚觀之。作詩而臻其極。殆亦操舟累丸。承蜩  
履豨之技耳。韓文公謂之餘事。良有以也。而唐世  
乃立爲科目。以取天下之士。無亦敗壞人才之甚  
歟。

二年  
韋溫爲太子侍讀。晨詣東宮。日中乃得見。溫諫不聽。  
遂辭侍讀。

論張仲方韋  
溫正直有識

韋溫不從鄭注之辟。諫太子不從而辭位。可謂行



斷

綱目節錄其  
文

三年

論楊嗣復執  
中

已有決。見微知著矣。有官守而不得其職，有言責而不得其言，於義皆當去，惟不能去，於是容身苟免之行，尸祿素餐之恥矣。當文宗時，張仲方、韋溫正直有識斷，李石不舉為同列，惜哉。

宰相楊嗣復欲援進李宗閔，鄭覃以為不宜再用。陳夷行曰：是鄉以朋黨亂政，尚何愛焉？嗣復曰：事貴得中，遂以宗閔為杭州刺史。

中之難執也。自堯舜禹儆戒以相授受，非至精至一，窮極道心，不足以得之。而世儒多易其言，如楊

嗣復所謂事貴得中者，譬之盜跖欲殺十人而勸之曰：盍殺五人可耳。紂欲剖比干而勸之曰：盍剔一則之可耳。以是為中，不亦悖乎？李宗閔果賢，豈可前為宰相而後為一州？果不肖，則一州有民有社，有政有事，柰何付之不肖者？文宗雖天資清儉，奉身寡過，而暗於識別，所任宰相多小人而少君子，故人主之德有三：曰仁，曰明，曰勇。

太子承暴薨，謚曰莊恪。

太子以好遊宴，暱小人，遭譖毀，不得其死，安有莊

論楊妃密殺  
太子



恪之行乎。蓋楊妃既殺其母，慮他日爲已害，乃密殺之，而請加美謚以掩其迹耳。文宗於子，始則不教，陷之於惡，終則不保，置之於死。天性至親，尚且如此，由不學以明先王正心之道也。故君德有二，以仁爲首。

四年  
幸會寧殿作樂，有童子緣橦，一夫環走其下，如狂。上問知其父，流涕曰：朕爲天子，不能全一子，召教坊劉楚材、宮人張十、十等十四人責之，曰：搆太子者皆爾曹也，盡殺之。上因是感傷，舊疾遂增。

論文宗不如  
漢武明斷

欲除太子者，賢妃楊氏也。劉楚材、張十之徒，奉承妃意而已。文宗乃以陷害之罪均之，而不知楊氏之情，所謂目睹秋毫而不自見其睫也。漢武欲立少子，親除其母，恐其臨朝生亂，彼鈞弋非有死道也。今楊氏則宜死矣，非愚弄其君，而君可愚弄，豈至是哉！明與不明，斷與不斷，其效乃爾耶。

五年  
立陳王成美爲皇太子，上疾甚，命太子監國。中尉仇士良、魚弘志以太子之立功不自已，遂矯詔封成美爲陳王，立潁王漣爲皇太弟。上崩，武宗卽位。

綱目節錄其  
文

五年



論文宗不知  
人君之大節

聖賢非有意於垂法。其言動自足以範世。後世必當師之。事不師古。其中者偶合耳。其不中者皆是也。死生之際。人道之變也。故正終正始。爲人君之大節。按成王有疾。甲子洮頰水。是不能沐浴矣。相被冕服。是不能振衣矣。憑玉几。是支幹之劣矣。召公卿大臣百執事。詔之曰。疾大漸。病日臻。恐不獲訓語嗣事。是氣息僅屬爾。而其所命上及文武中。述其身。以及其子。而戒羣公。詞意備盡。無僭無亂。精明卓然。甫至翌日而崩。孔子取其書爲後王終

始之法。夫不以疾病困殆而正衣冠。就公卿。出經遠保世之格言。女子小人何由得行其私。姦謀慝計。何由得乘其間。故曰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所謂正終正始者。謹於禮而已矣。克謹於禮。不以死生亂其志。此固周召作聖之功。而成王敬德之效也。文宗無奢侈音樂之好。退朝惟以書史自娛。有美質而無聖學。故於人君之大節。懵懵焉。不然。當疾病時。自力御殿。引召宰執侍臣諫官御史。而出顧命。面命太子。臨見羣臣。仇士良輩雖



欲移易亦安得而移易哉。故孔子作春秋。公薨必書其所。意欲其居正寢。不死於婦人宦豎之手。其垂教之意深以遠矣。

### 武宗

開府儀同三司左衛上將軍兼內謁者監仇士良請蔭其子。給事中李中敏判云。開府階誠宜蔭子。謁者監何由有兒。士良慙恚。李德裕惡中敏黨楊嗣復。出刺婺州。

異哉宦官之任子也。古之奄人。取生而精氣閉藏。

論李得裕逐李宗閔爲大

者爲之。及有宮刑。因又任使焉。非天之戮民。則刀鋸之殘體也。何爲而有子。乃至於廣嗣續。受延賞。其自誣甚矣。有國家者。濶畧不問。蓋狃於賜姓。是猶用柞接櫟。割牛補羊。了不相涉。多見其悖天理。而亂人倫也。李中敏判語。雖近嬉笑。然深得事實。仇士良雖恚。終無如之何。留之朝廷。豈不爲南牙之助。李德裕乃以楊嗣復之黨逐之。其失大矣。伊尹爲世保衡。周公旁作迓衡。衡之爲言平也。據持衡之地。則當以伊周爲法。平心平怨。平章百官。然



後天下無不得其平者，而自爲黨首，分別徒類，何以禁人之朋黨耶？

賜劉弘逸薛季稜死，上復欲誅楊嗣復李珣二人，李德裕力諫。上曰：朕嗣位之際，宰相何嘗比數？李薛志在陳王，劉弘志在安王，陳王猶是文宗遺意，安王則專附楊妃，使之得志，朕那復有今日，並流嶺南。

有臣民必立之君，猶男女之必爲夫婦，非人欲，乃天理也。其未君之也，人不得而知，其旣君之也，則上下之分定矣。故堯自唐虞而立，舜自耕稼而立，

禹自罪人之子而立，啓自世襲而立，由是以往，事變雖衆，未有天下一日無君者。聖賢當之，兢兢業業，常以不克負荷爲憂，不敢以位爲樂也。以位爲樂者，其享之必不終，惟父兄不能公心建擇，大臣不能公心推奉，贊私立少，啓經營貪欲之心，於是得之者據非所據，而欣怨之情，各有分屬，歷數大寶，如筐篋中物，而天下之理亂矣。武宗之言，何其陋哉！曰：朕嗣位之際，宰相何嘗比數？且文宗旣以陳王成美爲太子矣，若非彌留之際，中官廢立，天



下固歸成美，穎王何預焉？使宰相於文宗定嗣之後，又生他意，卜度藩王，此不忠之大者。武宗豈得以此責宰相也？萬一陳王果有疾不可立，而立帝弟，則天下固歸安王溶，武宗亦無越次之理。乃日向若安王得志，朕那有今日？此豈非據非所據，以位為樂者哉？雖氣智英邁，有處斷之才，而局量褊迫，無涵容之度，所以功未及成，年未克壽，子弗克立，其為殺溶及成美之報，不亦著明而可戒乎？

左散騎柳公權素與李德裕善，崔珙奏為集賢學士，

論李德裕左  
遷柳公權非  
宰物公術

德裕以恩非已出，因事左遷，公權為太子詹事，

薦進賢能，協濟事功，所以為國於我何有哉？而李

德裕必欲恩自我出，此非宰物之公術也。夫政事

除拜中書當謹守，而閉私邪之門，引援招延，宰相

當首公，而避交私之路，故善為相者曰：恩欲歸已，

怨使誰當，世以為名言。然則張安世不受拜官者，

謝人不知其所得之自，可謂公矣。非耶？曰：薦進賢

能，協濟事功，而不受謝，始可言公。斥逐賢能，引援

阿好，各得其欲，而不受謝，若不聞知者，姑為此文。



以眩主聽。而實則輸情素。通賄賂。附麗牢密。其爲  
交私大矣。公私之分微。而顯誠之不可掩。不必揭  
日月而行。天下無不知之。獨人主不知耳。

上聞白居易名。欲相之。李德裕素惡之。乃言居易衰  
病。其弟敏中詞學不減居易。且有器識。遂以爲翰林  
學士。

白居易清修忠諫。自元和以來爲名臣。而敏中無  
聞焉。李德裕惡居易。好敏中。豈非以其附已不附  
已爲辨乎。居易實不衰病。而言其衰病。沮上欲用

論本德裕蔽賢

之之意。敏中實無器識。而譽其器識。仲已欲援之  
之心。此非取信人主。師表百僚之道也。他日見擯。  
有器識者出力最多。故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  
蔽賢者當之。

太和公主至京師。謝回鶻負恩和親無狀之罪。

王者慕冠帶百蠻之名。而威不能制。德不能服。則  
賂以金帛而和之。一恥也。與爲兄弟而和之。二恥  
也。嫁以愛女而和之。三恥也。或乃以用兵爲威。此  
三恥爲德。皆非威德之實也。無怠無荒。用賢者難

論和戎三恥  
嫁女尤甚

三年



任人所謂德也。修明政刑，擇牧守，固邊圉，所謂威也。豈必暴師萬里，喋血屠城，然後爲威。甘受屈辱，以媚悅之，然後爲德哉。三恥之中，嫁女尤甚。天子之女，男女之好，夫婦之義，人倫之本，曾是以爲和戎之具耶。太和公主和親無狀之言，書諸史冊，千載不滅。後世觀之，亦可以深鑒而不可復蹈矣。

初文宗太和五年，李德裕爲西川節度使，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盡帥其衆奔成都。德裕遣兵據其城，具奏其狀，且欲遣生羌燒十三橋，擣西戎腹心。可

雪久恥。宰相牛僧孺曰：吐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損其勢。比來修好，約罷戍兵，彼若責我失信，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詔歸其城，執悉怛謀及所與偕來者悉歸之。吐蕃誅之，極其慘酷。明年，西川監軍王踐言入知樞密，數爲上言，縛送悉怛謀之非計。上亦悔之，罷僧孺相，拜德裕兵部尚書。至是，李德裕復奏曰：維州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自爲吐蕃所陷，憑陵近甸，肝食累朝。臣奉揚國威，維州熟臣信令，空壁來歸。南蠻震



懾山西八國皆願內屬坐取千餘里舊地維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猶圍魯州豈顧盟約而嫉臣者詔臣縛送降人使吐蕃戮於境上絕中欵之路快凶虐之情乞追獎忠魂各加褒贈詔贈悉怛謀右衛將軍

司馬氏曰論者多疑維州之取舍不能決牛李之是非是時唐新與吐蕃修好而納其維州以利言之維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維州緩而關中急爲唐計者宜何先乎悉怛謀在唐爲嚮化在吐蕃爲叛臣其受誅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利也僧孺所言義也徇利忘義匹夫恥之况天子乎以是觀牛李之是非端可見矣

論牛僧孺以小信妨大計李德裕以大義謀國事

司馬氏佑牛僧孺抑李德裕其素志也至于維州之事則判然以德裕爲非愚竊謂其言之過矣夫維州本唐地也開元二十八年春劔南帥章仇兼瓊與維州別駕董承晏同結吐蕃安戎城中守者開門納唐兵使監察御史許遠守之是秋吐蕃寇安戎城及維州詔發關中強騎救之吐蕃引去然則維州本唐有而安戎乃吐蕃城也至代宗廣德



二年冬吐蕃陷松維保三州高適不能救於是西山諸州皆陷德宗貞元八年韋臯攻維州獲其大將九年西山八國內附臯處之於維保霸州十七年臯大破吐蕃拔七城五軍鎮焚百五十堡遂圍維州十八年吐蕃以兵十萬解維州之圍虜兵大敗而維州竟不下是知維州者吐蕃所必爭唐失而復得得而復失不可棄焉者也使本非唐地既與吐蕃和棄而不取姑守信約可耳本唐之地爲吐蕃所侵乃欲守區區之信舉險要而棄之借使

吐蕃據秦州下鳳翔而來講好亦將守信而不取乎僧孺所謂虜養馬蔚茹川下平涼坂萬騎綴回中怒氣直躡不三日至咸陽於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此特以大言怖文宗非事實也○已○當○國○政○必○不○爲○程○元○振○召○寇○之○事○邊○隅○豈○得○空○然○無○備○而○使○吐○蕃○不○三○日○至○咸○陽○乎○唐○有○天○下○西○北○二○虜○入○寇○多○矣○苟○非○如○元○振○之○時○亦○皆○有○扞○禦○之○略○何○至○爲○一○維○州○而○遽○至○宗○社○不○守○耶○司○馬○氏○亦○信○其○說○謂○以○利○言○之○則○維○州○小○而○信○大○以○害○言



之則維州緩而關中急。夫奪吾之地而約吾以盟。此正蒲人所以要孔子者。不可謂之信也。維州在西南數千里外。而開元中發關中強騎往救。不可謂之緩也。夫信近於義而後言可復。取我故地。乃義所當爲。司馬氏不以義斷之。而以利害爲言。旣以利害爲言。又斥德裕爲利。取僧孺爲義。是皆無所據矣。故以維州歸吐蕃。棄祖宗土宇。縛送悉怛謀。沮歸附之心。僧孺以小信妨大計也。下維州遣兵據之。洗數十年之耻。追獎悉怛謀。贈以官秩。德

裕以大義謀國事也。此二人是非之辨也。

夜召翰林學士韋琮以承旨崔鉉名授之。令草制拜相。大臣無知者。

一世之人才盛衰雖不齊。必有賢德才智傑出衆人之上者。一國亦然。爲天下國家而得傑出之士相之。無有不治者。用之不盡。又以異焉者。參之。則所成就亦鹵莽零落而已矣。以唐觀焉。太宗時無若魏文貞。玄宗時無若宋廣平。肅代時無若李鄴侯。德宗時無若陸宣公。憲宗時無若裴中立。武宗

論武宗親擢  
崔鉉非人君  
公正之道



時無若李文饒是宜專持政柄者也。並時衆賢翼而佐焉可耳。苟用之，又疑之，使意見差殊之人，從旁臨察，未有能成功者。是故二帝三王論一相而已。或曰：信斯言也，則是尙同而無可否相濟之義也。而可乎？曰：人主當辨君子小人，不當致疑於君子。譬之爲政，欲復古而行井牧，旣委一相矣，又委夫開阡陌者，又委夫慢經界者，此所謂作舍道旁，三年不成者也。夫亦廣求知井牧之人，相與彌縫，是正補其不及，裁節其過，則九一而助之法行矣。

故太宗信魏徵則不聽封倫，憲宗任裴度則不用李逢吉。此得用賢之道。御臣之方者也。若玄宗喜韓休矣，而參以蕭嵩，則休必退而嵩必留。文宗喜鄭覃矣，而參以楊嗣復，則覃必負而嗣復必勝。是故任賢勿貳，伯益所以戒舜也。惟和惟一，伊尹所以稱湯也。罔不同心。高宗所以命傅說也。武宗之任李德裕固專矣，擇建同事而不與之謀，是時方用兵澤潞，若崔鉉以爲然，以爲不然，史皆不載其語。未幾罷去，則碌碌之才耳。武宗又安用爲此親



擢意者特不欲德裕引人恐爲朋黨耳皆非人君公正之道也。

仇士良教其黨以固權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無暇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踈斥矣。

士良之術自便嬖論之未足多怪自其黨類觀之則有不肯爲者如良賀呂強趙整張承業所爲士大夫或不逮也以其異於黨類或賢於士大夫則

論仇士良之術自知實感

士良之術乃便嬖之罪人歟夫士良雖狡黠思所以蠱君者密矣然知其利而不知其害者也已無踈斥之道以忠信謹厚服其職亦何用蠱君然後得安苟欲自安而蠱君至於危亡之地則趙高恭顯十常侍覆轍在前豈有君亡而我存之理則其取禍也不待人君讀書近儒生然後能踈斥我衆怒之刃亦莫之勝禦矣故士良之術自以爲智實則愚也夫刀鋸之餘階闥之役非有仁義道德以澡濯其心崇飾奢侈娛悅人主耳目疑非大不可

綱目節錄其



者然士良所言載在簡冊而讀者必惡其不忠猶欲誅姦諛於既死也爲士大夫口詩書師孔孟或乃貴極將相如楊國忠之流乃陰法士良蠱君而盜其權則其得罪於天下後世又可勝誅耶河東都將楊弁謀作亂上遣中使馬元實覘之元實受賂而還請與之節且陳其不可取之狀德裕折之詞屈因奏決不可恕竟擊斬之盡誅亂卒

見理明白則聽言不眩德裕折服馬元實直以目前實事故小人辭屈向使王縉張延賞之徒聞之

論李德裕聽言不眩

四年

綱目節錄其文

豈不立爲罷兵雖辯析非朝廷之體苟奸邪肆欺而默默以失機又安得爲智乎故有不獲已者若德裕於元實是也雖然猶有恨焉元實以大言虛喝情非苟然若無私交何至於是付之廷尉則受賂之事必不得隱於以施刑斯可罰一而懲百矣以道士趙歸真爲道門教授上好神仙歸真得幸德裕曰是敬宗朝罪人不宜親近上曰宮中無事時與之談道滌煩耳

論人主寡欲則邪說不入

三教之名自其徒失本真而云然其繆悠之甚者



道家是也。儒以名學仁義道德之人，自周有之，然非一定之美稱也。故孔子曰：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學仁義道德，不失其正，君子儒也；其極則莊周所謂魯國一人者也。學仁義道德而失其正，小人儒也。其極則莊周所謂詩禮發家者也。佛者淨屠所謂覺也，爲其道而覺，號之曰佛，則瞿曇之徒是也。若夫道則以天下共由而得名，猶道路然，何適而非道哉？得道而盡，惟堯舜文王孔子而已。黃帝之言無傳矣。老聃八十一篇，槩之孔業，固難以大

成歸之，自其所見而立言，不可與天下共由也。獨善其身，不可與天下共由，而名之曰道。此漢以來淺儒之論，以啟後世枝流分裂之弊，豈可用也？至其後不復宗八十一篇之旨，而從方士言，乃有飛仙變化之術，丹藥符籙之技，禱祈醮祭之法，沉淪鬼獄之論，雜然並興，皆歸於道家者流。至於矯誣神天，陵籍宗祖，破亡家國，殞斃身命，無所不至，而世人從事於此者，皆曰奉道，意以道爲混淪玄妙，有主有知，能與人與禍作福之一物也，豈不遠哉？



佛氏固邪說。然所論虛實並行。若其三身。雖曰寓意。而實有是三人焉。道家惟老聃者。周柱下史也。其元始太上。則無是人也。無是人。則何所象類。無乃邪誕之甚歟。至其經論科儀等事。又依倣佛氏而不及者。自杜光庭爲之黃冠師資。以參養口體。逃避稅役。士大夫習而不察。和其所倡。不亦惑哉。故因武宗道門先生之命。而遂言之。彼趙歸真者。寧有他長。必以殘生左道。熒惑人主。故敬武皆餌丹躁渴。以殞天年。如太宗之娑婆寐。憲宗之柳泌。

盡此類也。苟以吹噓呼吸。已疾引年。則司馬承禎。軒轅集之徒。安肯舍萬乘所問而去之哉。武宗曰。宮中無事。與之談道滌煩。此以清虛之趣。蓋其非僻之爲也。人主惟寡欲。則邪說無自而入矣。

仇士良之誅王涯等也。其子孫皆歸劉從諫。凡十二家。至其子積爲郭誼所殺。十二家亦無遺者。

仇士良之殺王涯等。親戚嬰孺。旣無子遺矣。而復有此十餘家。得至上黨。何也。于以見當時索捕雖嚴。而容匿之者亦密。人皆有不忍之心。惡宦豎無

論天下莫密  
於人心



道故也。天下莫密於人心。以呂政大索而揮椎力。士卒不可得。士良又安能夷人之宗。使無遺類乎。此十餘家者。既已獲脫。所宜變易姓名。散之四方。以續如綫之緒。而盡趣劉從諫。則以從諫上表斥責士良。伸理涯等。既感其恩。因以爲可恃也。曾無一人知藩鎮悍強。理逆勢悖。非能久而無變者。與其巢于危幕。無寧效杜根成翊世流。離轉徙之爲安乎。王涯賈餗自有才望。特以不能與小人異趣。黽勉苟容。以生禍亂。致凶豎肆行。無辜死者以數

千計。宗廟幾覆。天子氣塞。噤以沒身。是誰之過歟。遺屬僅存。滅而又滅。天之示戒。明且畏矣。

五年  
李德裕請上尊號。且言自古帝王有大功。必告天地。表五上許之。

莫難強如怠心。莫難制如慾心。莫難降如驕心。莫難平如怒心。莫難抑如忌心。莫難開如惑心。莫難解如疑心。莫難正如偏心。然皆放心也。大人格君心之非者。格此等也。格猶扞云耳。未至乎大人而當大臣之任。亦當勉勉焉。思齊以事其君。君心怠

論李德裕以  
滿假於伐勸  
其君



則強之，欲則制之，驕則降之，怒則平之，忌則抑之，惑則開之，疑則解之，偏則正之，要使君心常收而不放，則善日起，惡日消，治可立，安可保矣。夫水源濁則流汙，源清則流潔。古之人所以惡夫逢君之惡者，為病其源也。武宗英斷，削平叛亂，唐室威令赫然復張，此正驕慾易生之時也。稽諸版圖三鎮，各擅其地而未朝，河湟陷於吐蕃而未復，天子偏惑方士，餌金石以濟其淫溺，豈惟驕慾已肆，彼怒怠疑忌，將紛然並作，宰相逃憂，免責之，不暇。德裕

乃請上尊號，是以滿假矜伐，勸其君。夫豈引君於當道之義哉。故評德裕才氣謀畧，誠高絕一時，而於道則萬分未得一焉者也。

德裕怨牛僧孺、李宗閔，言於上曰：劉從諫據上黨十年，太和中入朝，僧孺、宗閔執政，加宰相，縱之去，以成今日之患。且奏二人與從諫交通書疏，上怒，貶僧孺循州長史，宗閔長流封州。

大臣欲正君心，必先自正。已之不正，如正君何。已正矣，于以諫君，猶有漫不省納者。李德裕怨憾

論李牛  
德怨



不平欲報所仇而未得其便乃於功成之後因行  
中傷之計其意負恃上恩曰假有過甚必勉從我  
故公肆詆毀斥孺閔于嶺海之陬瘴癘之地然後  
為快非惟武宗志已驕怠德裕之量亦滿矣又烏  
能納其君於持盈守成之盛哉是故君子不可不  
學周公戒康叔曰無作怨伯夷不念舊惡故希怨  
仲弓問仁子曰在邦無怨在家無怨文饒怨而忤  
忤而克數十年如一日其德未嘗進也則其博聞  
強記著書立言之學皆外耳何力之有

上惡僧尼耗蠹欲去之趙歸直等勸之凡毀四千六  
百餘寺歸俗僧十七餘萬尼又半之

論善化人者  
不示以化之  
之跡善革弊  
者不示以革  
之方

一身正氣為邪氣所傷必以五穀六味養生之物  
輔之然後邪去而正復若盜跖伏於室乃召陽虎  
而去之是重自伐也庸何愈此元魏用寇謙之會  
昌用趙歸真之類也釋氏蠹民心而耗其財誠宜  
廢絕武宗君臣以公道行之夫豈不可而必待歸  
真彼十七餘萬僧其間固有英明沉溺之才歸真  
何道以服之乎且佛教行乎中國久矣非一日所



能廢蓋其說以善爲之，則中人所信從，下愚所委靡，是舉天下而然，其卓然不惑者，殆一二數，以一人獨見，欲丕變四海，此所以難也。故善化人者，不示以化之之迹，善革弊者，不示以革之之方，使由之而不知，乃天地行四時，貸萬物之道也。誠欲廢絕釋氏，當使天下知其爲害而不惑其說，又不利其鬻牒之資，持之三十年，則本根除掃，餘風亦殄矣。

上疾久未平，宰相請見，不許。中外憂懼，諸宦官密於

綱目節錄其  
文

六年

禁中定策，立憲宗之子光王怡爲王太叔，更名忱，權勾當軍國政事。三月甲子，上崩。

論武宗君相  
皆失

疾生倉卒，難豫處後事者，君子猶譏其辨之不早也。武宗寢疾凡七十日，最後十日，始不能言，儻有遠慮，豈不能定嗣于兩月之間，蓋信方士言，以疾爲換骨，故遲回希望，日失一日，忽焉大漸而不自知也。方士之言殺人者有五，曰辟穀，曰去血，曰換骨，曰出神，曰蛻形。能是者，小則引年，大則輕舉，或千二百歲，或與天地同久，蓋聞其言矣，而未嘗見



其人也。豈不可戒哉。武宗立於仇士良，非但不為士良所制，又能黜削之。至于身病子幼，宜念終始之必正，召見宰相，出顧命焉，而曾不一施。李德裕為上相，受深知，六十日之間，亦不能力請入問起居，面稟嗣事，碌碌拱手，一聽宦官，與李珣楊嗣復相去幾何。君相皆英特人也，尚且如此，其餘固無責矣。

清河人張聞升重校

讀史管見卷之二十五

讀史管見卷第二十六

宋建安胡寅著 明太倉張溥閱

唐紀

宣宗

以右常侍李景讓為浙西觀察使，其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宅後古牆陷，得錢盈船，母焚香祝之曰：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若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學問有成，此不敢取。景莊老於場屋，每被黜，母輒撻景讓，然景讓終不肯屬主司，曰：豈敢效人關節乎。



論鄭母及李  
景讓皆賢遠  
於人

賢哉鄭母及李景讓之爲也。祝陷墻之貨，高乎王  
烈矣。其言曰：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則雖誦六藝至  
公卿者，有不逮焉。貪鄙誇勝之人，獲則已矣，何有  
勞無勞之問。獲則已爲福矣，何身災不災之恤。景  
讓寧歲歲受撻於母，以任不教弟之責，終不一言  
於有司，以免請屬之罪。其視楊國忠置暄上第者，  
爲如何。故鄭夫人之子，李常侍之母，皆賢遠於人，  
可以激頹俗者也。

上受三洞法籙於衡山道士劉玄靖，十二月朔日食。

論宣宗心蔽  
於求長生

宣宗盡反會昌所爲，蓋以不見禮於端陵故也。而  
有不能反者，卽位之始，卽信方士受法籙，是已在  
端陵朝與是事者，趙歸真也。方且殺之，遽又效之，  
心蔽於求長生，陷溺而不可解，是以謫見于天。口  
爲之食，苟能仰思其故，知至明之物，而有侵翳昏  
暗之象，何從致之，以克正厥事。則他日必免金丹  
之禍矣。

綱目節錄其  
之

二年

李德裕執政，有薦丁柔立者，德裕不用。及其貶也，柔  
立爲右補闕，上疏訟其寃，坐阿附，貶南陽尉。



論公者君相  
要道

爲人各有心私欲萬殊也故命一相以公道揆之  
爲一相之未免私徇也故人君以身率之若宰相  
行私必不能表正百官若人君行私又何以責望  
宰相故公者君相之要道也李德裕公私參半是  
非莫掩宣宗去其非取其是則公道得矣乃又以  
好惡偏黨勝之故雖竄德裕于鯨波之南炎毒之  
地在德裕固有以取之而人終不服者爲宣宗有  
私故也丁柔立行治不多見以爲德裕伸冤一節  
觀之必克已正心之人也不爲德裕所用而終無

綱目節錄其  
文

怨情仍論達之使宣宗而留意公道則柔立正可  
獎用者曾不能然是自爲偏私也欲臣子之奉公  
難矣

憲宗之崩上疑郭太后預謀又所生鄭太后本郭后  
侍兒有宿怨故上待郭太后禮殊薄郭太后意怏怏  
一日登樓欲自墮上大怒是夕崩外人頗有異謀不  
耐于憲宗不合葬于景陵爲鄭太后故也

古之人重嫡妾之辨以人道尊其父也善絜矩者  
居中央以視四旁上下則過與不過皆見焉父之

論大惡不可  
以小善掩嫡  
母不可以妾  
母黜



妾猶父之僕與也。吾之母則父之敵體也。舉父妾  
儕之母而可，則從父之僕與而儕諸父而可乎。故  
聖人之教曰：父母有愛妾，沒身敬之不衰。敬之者  
不陵瀆云耳。非加尊奉與母齊也。成周而上，無越  
禮亂制之事。以私恩崇其所生，始見於春秋。孔子  
一貶再貶而不足，至於屢貶，大則譏天王，次則譏  
冢宰。上則譏為之夫者，下則譏為之子者，以示嫡  
妾之不可紊。其為後世法戒，深切著明矣。兩漢至  
唐得失，並載史冊。其有明哲之君，不敢行僭亂之

禮者，或以封邑稱君，或以太號稱妃。未有議之者  
也。今宣宗嫡母郭太后無恙，聽政之初，遽奉太后  
侍兒，比肩宸極，此何禮也。鄭氏有宿怨，是以寵嬖  
失禮於嫡。宣宗又用其言，鐫削太后儀數，此又何  
禮也。太后汾陽之孫，憲宗正妃，逮事順祖母，儀五  
朝。今為庶子所陵，其怏怏固宜。宣宗所當恐懼自  
責，思悅愉其意者，乃親行弑逆，以快妾母之憤。豈  
人理哉。設使太后得罪先帝，臣子猶無貶黜之禮。  
况過失不聞，徒以曖昧之說加之，遂不使合葬，不



綱目節錄其  
文

三年

論宣宗不能  
反會昌之政

得祔廟。其與季孫意如絕昭公于兆域。何以異矣。是故按見行事。革前史疑似之言。正名宣宗弑母之罪。使知大惡之不可以小善掩。嫡母之不可以妾母黜。雖獲罪于君子而不辭也。

改備邊庫爲延資庫

宣宗盡反會昌之政。蓋以素爲武宗所不禮故也。而有不能反者。改備邊庫爲延資庫。是已。武宗德裕之爲備邊庫。欲取河湟也。至是吐蕃國亂紛爭。三州六關皆已來降。特命涇原靈武鳳翔邠寧等

鎮應接而已。非有戰師饋賞之費。若會昌政事皆謬。妄宜改。則備邊分畜戶部度支錢帛及受諸道進助。最爲不義。宜不待旦而毀也。今不毀其庫。不散其積。而徒更其名。何也。若以此意施於廢寺。不亦善乎。

孫樵上言。百姓耕織不自溫飽。而羣僧安坐華屋。美衣精饌。率十戶不能養一僧。武宗憤其然。髮十七萬僧。是蘇息百七十萬戶也。陛下柰何興之於已廢乎。論事於人主。必陳其治亂之本原。辨之而明。猶或

論孫樵徒言  
末流之害



藐藐其聽。若徒言末流之害。固宜不納。若孫樵之論復僧修寺是也。使佛教有益於生人。雖以百七十萬戶養十七萬僧。誠不足愛。何者。所費者財力。而所資者善道。孟子所謂有功可食者也。惟其殄滅彝倫。戕敗人理。雖吸風飲露。巢居野處。猶將廢之。况華屋精饌。以養惰游乎。此自聖帝明王之所必除。豈繫於武帝舉措之是非哉。如此庶乎其有感矣。

蓬果羣盜依阻雞山。掠寇三川。命果州刺史王贄弘

綱目全錄其  
文

六年

討之。宰相崔鉉曰。此皆迫於飢寒。一使者招諭可平矣。乃遣京兆少尹劉潼。潼請不發兵攻討。至山中直前宣詔赦之。賊皆降。潼歸館而贄弘至。竟滅之。

崔鉉以弭盜請遣使而止發軍。劉潼以使者請說降而罷攻。討二策雖進於朝廷。未嘗得可報。則宜再請。以爲二策兼用。非王者威懷遠人之體。必欲用兵。當俟招諭不從。乃進耳。今不俟可報。而潼遽行。羣盜已降。王師滅之。此乃司馬氏所謂信爲大者。惜哉。韓信下齊。不顧酈生。李靖伐突厥。不恤唐

論朝廷不當  
置將帥於失  
信之地



論史管見 卷三十一  
六  
儉此兵家狙詐。僥倖一勝。聖人所謂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者也。李文饒又引以為例曰。止可令主宰失信。豈得損朝廷威命。愚以為非矣。處已處人一也。將帥仗國威命。豈有置之失信之地。而可者。必若蒲人之約。尾生之期。城下之盟。牛僧孺之信。然後君子有不守矣。

雍王漢薨。追謚靖懷太子。

雍王位在第二。上有鄆王。宜為太子者也。舍生者不建。而以儲君之名。贈之。不當得之死者。果何意。

論宣宗暗于大理

歟。立子以長。鄆不以過惡聞。獨以母亡無寵。常在十六宅。而諸弟皆居禁中。故漢與滋得愛於上。漢既死。涇為滋兄。沂為滋弟。其下猶有澗。洽。洺。汶。四王。一紊其序。豈不各起覬覦之心乎。宣宗察慧。整。整。而暗於大理。他日所愛者不得立。所惡者反得立。是徒設好惡之私心。而自棄之也。

上事鄭太后甚謹。不居別宮。

孝者人君之盛德也。以問安侍膳於別宮之遠也。而左右就養。朝夕服勤。自太宗玄宗肅宗憲宗身。

七年  
論宣宗餽小善害大德



雖逮事皆無達孝之譽而宣宗能之可不謂賢乎。若心達正理移此心以奉郭太后則何以加諸無間然矣。乃聽所生之譖不禮其嫡待之以震怒施之以弑殺不自知其罪惡之大也。而區區焉妾母是孝所謂計末遺本飾小善害大德豈所以爲孝乎。

綱目節錄其

六年

上問韋澳曰外間謂內侍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比。上閉目搖手曰尚畏之。策安出。澳曰若詢外廷恐復生變。不若就其中擇有才識者與之謀。上曰此

乃末策。朕已試之。白衣黃衣綠至衣緋背感恩比衣紫則相與爲一矣。上又與令狐綯謀。綯密奏曰有罪勿捨有闕勿補自然盡矣。宦者見其奏益惡朝士。南北司如水火矣。

論宣宗不能  
用韋澳之言

韋澳之言乃策之次者非末策也。昔李德裕討上黨患監軍沮撓與樞密楊欽義劉行深議約敕監軍不得預軍政。二樞密然之。於是師出有功。故知欲裁制中官就其中擇忠智者與之謀其處之未必不善於外廷所爲也。宣宗乃曰比衣紫則相與



爲一何其近而不能察也。劉弘逸薛季稜方奉陳王。而仇士良魚弘志已立武宗。是均貴宦其心寧能一耶。已付夔王與王歸長馬公孺王居方。而元實王宗實乃推戴懿宗。是衣紫之人奔走左右。宣宗未嘗知其心。此所以不能用韋澳之策也。令狐絢所陳亦善。盡面陳之。而露諸奏牘。致使北司見而切齒。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易所以有不出戶庭之戒歟。

十年春。上命裴休極言時事。休請早建太子。上曰。若

綱目錄其文

十年

爾朕遂爲閑人。休不敢復言。

論宣宗無人  
是偉然之度

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也。君存而國本定。君終而嗣子立。宗廟有託。不爲奸人所窺。聖哲思深而計遠之所爲也。宣宗閑人之喻。一何異哉。其意以爲有太子則人心向已不專。各有爲後日慮。已雖未閑。猶閑人耳。裴休既發其端。當卒其說。使以文宗武宗爲戒。彌留之後。已立者爲人所廢。當立者爲人所排。雖欲開一言不可得也。此帝所目擊。而大子可不早定耶。如此則宣宗亦必惕然而省矣。嗚



呼已爲憲宗子，旣越四朝，夫豈有天下之分者？踐祚十年，年及不惑，猶以大利爲心，斬於其子，雖賞罰嚴必，措時康定，而器局褊促，無人君偉然之度。漢文帝曰：朕自任衣冠，念不及此，故節用愛民，惟恐不及。其遺詔曰：生必有死，奚足甚悲？苟道此於宣宗之前，得無望洋向若而歎耶？

判戶部有關，上欲以韋澳補之。澳辭，上不悅。澳告其親曰：主上不與宰相僉議，私欲用我，人必謂我以他岐得之，坐出帥河陽。

韋澳見詩  
思我

韋澳受知宣宗厚矣，借使上自用已，夫亦何嫌而澳以私而不公，寧忤旨外補，亦可謂見得思義者矣。人臣必以君父親擢爲榮，人主必欲以出於己意爲親，非也。百官必欲由宰輔薦達，宰輔必欲使恩歸於我，非也。惟其公而已。天下人才之衆，非宰輔苟招，引人主安得而知之？故列於庶位者，宰輔之職也。至於耳目之官，喉舌之任，股肱心膂之選，非人主識別賢者舉以自近，則必有比黨阿私之患。故用人惟已者，人主之道也。

讀史全錄其  
文



論正直爲諂  
邪所勝

魏謩爲相，議事於上前，他相皆委曲，謩獨正言，上每  
歎重之。然竟爲令狐綯所忌，出帥西川。

正直爲諂，邪所勝如此哉。唐惟貞觀君子常勝，裴  
寂不得與房玄齡並，封倫不得與魏徵並，宇文士  
及不得與王珪並，此其所以致治也。蕭嵩韓休並  
立，休以正直受知矣，竟爲嵩悲詞所傾。陸贄趙憬  
並立，贄以正直受知矣，竟爲憬不言所傾。李吉甫  
李絳並立，絳以正直受知矣，竟爲吉甫柔媚所傾。  
鄭覃楊嗣復並立，覃以正直受知矣，竟爲嗣復趨

退所傾。李德裕王涯並立，德裕以正直受知矣，竟  
爲涯順旨所傾。魏謩令狐綯並立，謩以正直受知  
矣，竟爲綯委曲所傾。如是者十益七八，此中智之  
士，所以其同於小人，冀獲其利。至於變操守，喪廉  
恥，安行而不顧者也。自人君論之，好賢不堅，惡惡  
不著，任賢而貳，去邪而疑，豈非主道之甚病耶。  
右補闕張潛奏藩府代移之際，皆奏羨餘爲課績，朝  
廷因而甄獎，夫財賦有常，非重取於民，刻削軍士，則  
安得羨餘。南方諸鎮不寧，皆由此也。變故一生，所蓄



既遭焚掠。發兵費又百倍。然則朝廷何利焉。乞自今藩府長吏。不增賦歛。不減糧賜。獨節遊宴。省浮費。而能致羨者。然後可賞也。上嘉納之。

憲宗喜進奉。上承乃祖代德之弊。然當朝多賢相。繼論列。雖實不能革。猶文爲之禁。穆敬而後。遂無復諫者。非無進奉也。蓋以爲常例矣。故李德裕收諸道助軍錢帛入備邊庫。然因私獻以爲公家費。策之次也。觀張潛疏。則益信羨餘之進。累朝相襲明矣。雖然。潛之言曰。長吏不增賦歛。不減糧賜。獨

論禁絕羨餘

節遊宴。省浮費。而能致羨。然後賞之。審如是。將安取餘。且方鎮專制境內。其倚法以削朝廷。何自而稽之。羨餘之名存。而甄獎之令在。彼必曰。此皆節省所得。而非增削所致也。悅其名。不去其實。病源曷瘳。不若禁絕羨餘。無得進奉。則民瘼庶乎其少損矣。

河南北淮南大水。徐泗漂沒數萬家。

禍福各以類至。故三川震而知周將亡。岷山崩江水竭而知漢將亡。龐勛亂徐土。芝巢起山東。唐自

論唐之君臣  
鮮知儆畏災  
異



是亡。則河南北淮南大水而徐泗爲甚。天之示戒明矣。夫天地高明悠久，非如人喜怒報施之促狹也。禍在十年之後，一世之外，則目前災異，誠非淺丈夫所經意。或曰：未必然。或曰：天道遠，或曰：縱或事應，必他人當之。於是置而不恤，至於國家敗壞，則亦無如之何矣。唐之君臣，知儆畏災異者絕少，宣宗又致小康，其忽之也固宜。安知其子孫之被之也。

上長子鄆王溫無寵，常居外宅。愛第二子夔，王滋爲

綱目全錄其

三年

其非次，故久不建儲。及疾甚，密以滋屬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孺王居方使立之。三人皆上所厚也。左軍中尉王宗實素不同心，出之爲淮南監軍副使。元元實曰：何不見至尊而後出，乃導之至寢殿。上已崩，宗實叱責歸長等殺之，迎立鄆王。

立嗣天下至重事也，必賢必長必嫡必豫必公。然後禍亂不作。鄆王居長，不聞過失，宜早立也。以無寵故常居外宅，必欲立滋，蓋亦及時而定。旣慮越次，則溫立何疑焉。猶豫留時，斷之弗早，一旦疾亟，

論王宗實非  
能以正義推  
奉長君



私以愛子密屬所厚中人，不與大臣謀之，自以爲得所付矣。曾續息之未定，同列意異者，變置移易於叱吸之間，然則向來之不豫不公，亂長幼之序，果何爲哉？夫有一命之爵，百金之產者，必傳之子，今當有天下爲心，雖子亦靳與之，比不得已，然後出口，如以囊褚間物竊相付與，不亦惑之甚哉？王宗實非能以正義推奉長君，蓋素不爲上所厚，事勢所激，乃似義舉耳。使王歸長等意屬鄆王，安知宗實不以夔王有愛而立之耶？大抵欲恩出於己，則是非賢否，不得不相反，故王宗實立懿宗之事，不可不辨也。

懿宗

二年，一日兩樞密詣中書，宣徽使楊公慶繼至，獨揖宰相杜悰受宣，三相起，公慶出斜封文書，乃宣宗大漸時宦官請鄆王監國奏也。曰：當時宰相無名者，欲以反法處之，悰封而歸之，曰：當於延英面請聖旨，公慶去，悰謂兩樞密曰：主上新立，當先仁愛，豈得遽贊成殺宰相事？習以性成，樞密不自愛乎？二人曰：當白

新日節錄其

咸通二年



至尊非公無人及此慚悚而退。三相請宣意，悰無語。皆惶怖，悰曰：無慮。既而開延英，上甚悅。

司馬氏史學尤精，而通鑑去取有難喻者，如不信子房引四皓多取杜悰事迹之類是也。唐中葉已後，人君嗣世，柄在宦官，習以成風，固不使宰相預謀。豈於事定之後，責其同異也。惟德宗信讒，以疑似殺劉晏，而開成之末，內有黨與，故武宗怒楊李二相，意不屬已。然一聞李德裕辨析，則亦中解。無必怒之意也。况懿宗庸懦無寵，不得立而得立已。

出望表，豈能於二年之後，追記當時宰相不署監國之奏乎。正使有此，亦必自形色辭與杜悰相復，豈侂附語於三中人，遽能止之也。方宣宗疾革，王歸長等受密旨立夔王，王宗實、元元實知之，徑至寢殿。上已崩，乃叱責三人者，迎鄆王而奉之。又安得宦官請鄆王監國之奏。審欲治當時宰相，是援立者自以為功，則此旨當出於王、元兩實。楊公慶又何預焉。是故以情理參究，必無是事。特杜氏私錄載偽，以取名耳，不可不辨也。



論懿宗徧拜  
諸陵之孝為  
本

四年二月甲午朔上歷拜十六陵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虔恭宗廟孝思不足又瞻展陵寢奉先之意亦勤矣。以懿宗行之載於史籍想其時味其事則若不相似。然何也。禍亂起於嶺南不思弭息之道方且耽宴遊奉釋氏怠於政事所以嗣守洪業者無其本矣。顧乃僕僕數拜於墟墓間一日而徧十六陵以是為恭不亦末乎。禮曰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耳。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耳。能

讀父書而飲杯圈猶為既其文者若務本之道則不止是懿宗當以耽宴遊之心而鄉間學奉釋氏之意而尊賢德變怠惰為憂勤革侈費為節儉則雖不拜諸陵子孫之孝未失也。

五年三月彗出于婁長三尺司天監奏星名含譽蓋瑞星也主大喜慶請宣示中外放諸史策從之。

彗即孛也孛言其氣彗論其象氛祲孛孛如彗掃然天變之大者也春秋書星孛三各有其應以明天變之不可忽也據歷古占家之言皆曰除舊布

論楊牧曹確  
不畏天命



新無他說焉。其光芒長大者，其禍緩短而急者，其禍促則未有以爲瑞者也。星孛而爲瑞，則日月薄蝕、雷霆、風雹、霜，皆可以爲瑞矣。後十年，歷劫亂于徐泗，東方騷然，亂甫定而懿宗崩，又五年，王仙芝、黃巢相繼而起，毒半天下。比其戡定，唐亦亡矣。禍之未然，智者知之，必思患以豫防。愚夫淺人，朝不謀夕，何暇爲來日計？况十年之後乎？是故謬亂名實，以天變爲嘉祥，取說人主。楊收、曹確爲相，曾無格君警懼之戒。反聽司天諂奏，其孔子所謂無

忌憚而不畏天命者歟。

上好音樂宴遊，供奉樂工常五百人，每行幸，扈從十餘萬人，賜予不可勝紀。

八年

論宣宗不知  
教子

天理人欲，自微而著，皆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聖王昭儉德以先天下，其效至於賞盜而不竊，路遺而不拾，魚鱉鳥獸亦不可勝用，強蠻捍狄亦不敢侵侮，無求故也。及侈心一動，莫爲防制，於是酒池醕醑，本於杯勺，肉林暴殄，本於炙菽，盆膏桂炬，本於照燭，文土繡木，本於館宇，優伶預政，本於絲竹。



帑廩掃地本於好賜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四海困窮猶不足供矣故大禹以克勤克儉爲賢伊尹以豫怠儉德爲訓未有放慢奢汰而能永者也宣宗有子長立而不知教特以宴遊無度遂敗基業五子之歌所謂有一於此未有不亡官刑之儆所謂邦君有一於身國必亡者豈欺後世哉

上以樂工李可及爲左威衛將軍曹確諫曰太宗定文武官六百員以待天下賢士雜流不可處也文宗欲以樂工爲王府率拾遺竇洵直諫卽改光州長史乞以兩朝故事別除可及官不從

曹確之諫善矣而援太和故事請除樂工爲州長史何其知一而不知二歟爲民上者必擇仁明士大夫然後所部畏愛之今以樂工爲長史其麾下優伶皆唾手而起民其爲何確之言曰文宗以樂工爲王府率用拾遺竇洵直諫改長史夫文宗無聲色之好者也史稱其退朝惟以書史自娛而且有此失則知史不得人隱漏失書之事多矣

徐泗觀察使崔彥曾性嚴刻募兵八百人戍桂州六



年不代，彥曾以軍帑空虛，發兵費多，更留一年，戍卒  
屢乞代還，不得，遂作亂，推龐勛為主，沿江東下。至淮  
南，都押衙李湘言於節度使，令狐絢曰：徐卒擅歸，為  
亂，以奇兵擊之，可擒也。若縱之，至徐州為患，必大。絢  
以無敕書，乃曰：彼在淮南，不為暴，聽其自過可也。

何以聚人曰財，故省費節用，恐窮竭而召禍也。民  
無信不立，故明約慎令，恐欺詐而人携也。徐卒所  
以叛者，為崔彥曾失信而已。彥曾所以失信者，為  
軍帑空虛而已。自宣宗末年，江西、湖南、宣州軍相

論儉信為國  
之急務

繼逐帥而叛。言事者以為藩鎮減削衣糧以充貢  
獻之所致，况懿宗窮奢極侈，所費不貲，則斂財之  
方必又多岐。州府調度僅足自給，一有變故，無以  
應之，如徐州是也。然則儉與信豈非為國之急務  
乎？令狐絢事宣宗十餘年，再世輔弼，雖爾身在外，  
及蒞事變，必從權宜，向用李湘之言，八百潰兵，何  
足平者？乃偷安便已，忽畧大謀，唐有典刑，豈容免  
責哉。

綱目節錄其  
文

勛攻彭城，不移時克之，囚彥曾，殺戡等三人，上表求



節鉞

論崔彥曾自取囚殺

崔彥曾有數百里之地為之牧長，資賦嚴察，不濟以寬，又行刻害，不濟以恕。委任三將軍，中懷怨而不知，府庫空虛，無以遣戍而不備，又失大信於遠。適久屯之士，以此守常，難乎其善後矣。况當變故乎，其囚殺於賊，蓋自取之也。

十年

同昌公主適右拾遺韋保衡，傾宮中珍玩為資送，未幾拜同平章事。

論懿宗愛女常保衡溺妻

懿宗固駮矣，韋保衡無知抑又甚焉。右丞裴坦子娶宰相楊收女，資送甚盛，坦怒曰：「破我家矣，立命壞之。」已而收竟以賄敗，保衡躬自蹈之，又以寵為宰相，是速自敗也。是故懿宗愛其女而納諸侈汰，不節以禮，保衡溺其妻而沒於富貴，不制其欲，皆不得其死，天道虧盈，固其常也。

陝州觀察使崔蕘以器韻自矜，不親政事，民訴旱，蕘指庭樹曰：「此尚有葉，何以言旱？」杖之，民怒逐之。蕘渴求飲，以溺飲之，坐貶昭州司馬。

論崔蕘才不中器

人各有才，而其用不同。苟自知其所宜為，則無不



勝任者，崔蕘爲民父母而不親民事，猶朱而不赤，墨而不黑，是才不中器也。則其以器韻自矜而遭部民汙辱，自己求之耳，亦可爲居其位不事其事者之訓矣。

上荒宴，委任宰相路巖，巖奢靡受賂，左右用事，陳蟠叟因召對，言請破邊咸一家，可贍軍二年。上問咸爲誰，對曰：路巖親族，上怒，流蟠叟於愛州。

古人云：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懿宗爲路巖而庇邊咸，爲邊咸而流陳蟠叟，蟠叟已之忠臣也。邊

論懿宗爲路巖而庇邊咸爲邊咸而流陳蟠叟

咸宰相之奸吏也，其輕重類乎人主固不可不信委宰相，在得其人，則雖昏荒暴虐如齊高洋者，苟得一楊愔，猶足以免其身。已既不親政事，而以大柄授之匪人之人也。又務營私，而以心腹託之臺隸，於是貨賂上流，官必諧價，公道壅塞，紀綱紊亂，而不可支持之勢作矣。

路巖韋保衡言康承訓討龐勛時，逗遛不進，不能盡其餘黨，又貪虜獲，不時上功，貶恩州司馬。

康承訓討龐勛，厥績茂焉，當其時，不聞逗遛之事。

卜一年

論路巖韋保衡  
高愷康承訓



不通魏謝

勛既平，亦無餘黨不盡者，朝廷已頒賞典矣，而路  
韋二相復治之，史雖不詳其事，以愚度之，二人愠，  
賄之不至也，于時貨賄公行，嚴保衡為臧首，承訓  
必自以有功當得，故不通魏謝，既累月矣，嚴保衡  
以為終不我與也，赫然而怒，誣以罪惡，觀其奏語  
曰：又貪虜獲，不時上功，二人之情實，於是乎在，夫  
蔑人大功而怒其無貨，納于重典而竄之遐荒，快  
意一時，從自及也，豈不為後來之戒哉。

國子司業韋殷裕告郭淑妃陰事，上大怒，杖殺之。

十三年

論懿宗淫刑  
常殷裕告許

孔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子產曰：行無越思，不學  
之人，固不知此矣。韋殷裕身為師儒，是由文學選  
宜亦讀聖人之教，何乃從事於告許耶？懿宗殺之，  
淫刑甚矣。淫刑人，能譏之。殷裕出位而言，又言非  
所宜言，得無罪乎？

綱目節錄其  
文

十四年

遣使詣法門寺迎佛骨，導衛之盛過於郊祀，上御安  
福門樓膜拜，流涕霑臆。

論異端難破  
習俗難回

異端之難破，習俗之難回也。重以賢祖宗倡之，則  
庸子孫無責矣。人莫懼於死，元和迎佛骨，未幾有



晏駕之禍，以此警之，宜其悚然而止，乃甘心焉。至於膜拜流涕，苟非悲悼感心，何至於是。于以見懿宗年齡之迫促矣。

韋保衡以劉瞻于琮先在相位，不禮於已，譖而逐之。史之言如此，以愚觀保衡非為劉于不禮於已也。直以寵其妻故，爾于琮亦尚主，亦為相，然前朝姑氏也，是以保衡怙帝婿之愛，不欲廣德主出同昌之上，而劉瞻則以諫繫醫家，取怨爾，身居輔相，國家安危，生民休戚，繫焉。其好惡喜怒，乃皆為妻而

論韋保衡好惡皆為妻而發

發，以此求全，天理所不容也。

僖宗

以劉瞻為相，瞻之貶也。劉鄴有力焉，至是懼，延瞻置酒，瞻歸而薨。

乾符元年

論劉瞻不宜飲仇人酒

劉瞻之死，其猶費禕待郭循之失，不得同郭尚父見魚朝恩之量歟。劉鄴與韋路為黨，瞻豈可與之同朝論其罪惡，顯逐之可也。既不能然，又開懷不疑，以蹈不測，此世俗以推恩無智為推誠者也。然則死生無定命乎。曰：瞻之死，與立乎巖墻之下，斃



綱目節錄具  
文

乎桎梏之間者，相去幾何。孔子於沽酒市脯，猶且不食。李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乃飲仇人之酒，難以言盡其道而死矣。

上年少，政在臣下，南牙北司，互相矛盾。繼懿宗奢侈，用兵之後，連年水旱，盜賊蠡起。

論韋保衡劉鄩  
趙隱不知宗  
社之計

懿信之間，天下已亂。宰相韋保衡、劉鄩、趙隱，雖不能大正人主之終始，蓋出次策。與兩中尉公議之，曰：政事不修，中國多故。若立長而賢者，非惟宗社之福，實與南北司交有所賴。必欲贊私立少，若涉

綱目節錄具  
文

淵冰，求濟難矣。宦官中豈無忠智之人，聞此語亦必悚然更慮，而宴安寵祿，了不預知。至使僖宗以十二歲兒，踰越四兄，蠢然尸位，遂以亡唐。古人所謂焉用彼相者，其鄩隱保衡之謂耶。

二年

秋七月，蝗自東而西，蔽日。所過赤地。京兆尹楊知至奏蝗不害稼，宰相皆賀。

論國將亡有  
人妖不能察  
妙極

治世不必無螟蝗，亂世不必有之。故古者修去蝗之政，至於人力不克，亂雲氣蔽日月，所過赤地，則兵起大亂之兆，不可不畏也。王莽末年如是矣。僖



宗時小人盈朝，覩此大異，反稱吉祥，下拂人心，上致天怒。安而行之，國之將亡，諂諛佞僞，更唱迭和，蓋人妖也，尚何物怪之察耶。

四年十月，鄭畋王鐸盧攜爭論用兵於上前，畋復上疏論之，上不能決。

自去年十二月三，相論用兵遣將，至是一年，上曾不知所從，違廢置及其究也。賢不肖俱休而兩罷，耳目所及，尚且如此，安能折衝於千里之外邪。僖宗之相，幸有鄭畋，若專守其策，以討賊之任付崔

論田令孜在內唐必亡

綱目節錄其文

五年

安潛張自勉李璩三人賊必可平矣。雖然，秦有趙高，而後關中兵起；漢有十常侍，而後黃巾賊作；正使畋計得行，芝巢破滅，而田令孜在內，與僖宗如一人，畋獨且柰何哉。唐亦必亡而已矣。

振武節度使李國昌之子克用，勇冠諸軍，兵馬司李盡忠等心附之。會大同防禦使段文楚減削軍食，又用法峻，軍士怨怒，盡忠帥牙兵攻執文楚，請克用為留後。克用令軍士尚文楚食之，表求救命，朝廷不許。克用據雲中，朝廷以國昌為大同節度使，國昌得制



論小人聚斂  
喪軀亡國

書毀之與克用合兵攻陷遮虜寧武岢嵐等軍

子爲逆亂父請討之可也未有使其父討其子者  
正使石碯亦必假手於人不親其事也大同之命  
朝廷可謂不能推恕以處事矣激而生變又興討  
伐之師曷若審慮於始耶夫淺中暴悖之人則無  
所爲而作亂若英雄豪傑必蓄智韜勇以待事變  
而不肯輕發也是役也段文楚激之於下朝廷激  
之於上固李氏父子欣逢之良便矣文楚前爲邕  
管經略嘗罷三道戍兵取其衣糧自募土人禦蠻

寇所募纔得六分之一而隱其餘直於是邕州爲  
賊所破文楚親罹其患餘習不悛又施之大同滅  
削軍食以致怨怒州旣爲人所奪身又隨而菹醢  
故徧觀小人之聚斂者非能於天時地利之外不  
諸人而能有也小則喪軀大則亡國故聖人切  
以爲戒也

六年  
上以羣盜爲憂王鐸請自督諸將討之乃以爲荆南  
節度使南面行營招討都統

論王鐸憂賊  
而不治其本



綱目節錄其  
文

論崔沆豆盧  
瑑昧於制勝

爲用則元氣不足以及之矣。京師者諸夏之本也。王鐸憂賊而不治其本。雖三相並行。諸道兵盡發。不能已亂。祇以滋之耳。無亦力爲上言。宦官擅政。綱紀紊亂。將帥顧望。不肯盡力。若有開寤。格去非心。治自內興。外患弭矣。不然。與其無益。曷若奉身而退之爲愈也。

高駢請自大庾趨廣州。擊黃巢。黃巢必遁走。乞敕王鐸盛兵守昭桂。梧永之險。不許。

高駢舊在嶺外立功。知其地利。乘其威名。正可用之時。所建白者良策也。王鐸爲都統。近在荆南。又應接之便也。而朝廷不從。則亦崔沆豆盧瑑昧於制勝之道耳。爲宰相而不知兵。輕用人。國以致傾危。安得專歸罪於北司哉。凡人才氣當及其鋒而用之。高駢旣不得所請。又移鎮淮南。知朝廷不足稟畏其精銳。亦自銷戛。不復能振矣。

劉巨容擊敗黃巢。巢渡江東走。或請窮追。巨容曰。國家喜負人。有急則存撫將士。事寧則得罪。不若留賊爲富貴之資。

綱目全錄其  
文



論劉巨容縱  
賊挺禍

綱目節錄其  
文

巨容所言國家喜負人者，殆見昏君暗朝之事，而不知明良之遇，臣主之契耳。彼立功而致敗，不克保終者，往往有以取之。若謝安、裴度之徒，蓋亦稀矣。夫食人之食，則事人之事，乘人之車，則憂人之憂。解后有成，適足塞責，而必望非分之報，少不如意，則生怏怏之心。此臧獲下陳之見耳。若巨容留賊以爲富貴之資，是又以鷹犬自期也。若審此數，盡力殄賊，恩榮立至，爲唐勲臣，顧不賢於養寇自封之醜耶？一念不善，縱賊挺禍，他日無辜斃於奄尹之手，非不幸矣。

廣明元年

國昌克用北入遼，靺居于陰山，赫連鐸賂遼，靺使取之。克用知之，與其豪傑飲酒，言曰：吾得罪天子，願效忠而不得，黃巢北來，必爲中原患。天子若赦吾罪，得與公輩南面立功，不亦快乎？人生誰能老死，砂磧耶？遼靺知其不留，乃止。

論李克用實  
言其志

是時黃巢方寇江左，猶未入淮南。李克用寄身陰山之後，相去五六千里，中間州鎮不一，而知巢之動靜，則其經營之畧，耳目之遠，爲如何。天下未嘗



無才才無華夏之異金日磾李光弼皆有大功於  
王室者也。而唐失之於克用。向使早得而使之東  
南之寇。何足平哉。其與達韞言者。人以為孫辭避  
禍非也。實言其志耳。惟實故達韞信之。詭詞偽貌  
可暫而不可久。非辱則殆及之矣。

田令孜聞黃巢已入關。恐天子責已。歸罪於盧攜。貶  
太子賓客。攜飲藥死。

論揚收盧攜  
之死足為交  
結匪人者戒

常人銳始而怠終。若持志之士。則老而益壯。蓋志  
立則不衰。可衰者血氣也。故三軍眾矣。而有可奪

者。謂帥也。匹夫寡矣。而有不可奪者。謂志也。元稹  
盧攜初年奏疏。其意氣豈不壯哉。終自免于北司。  
義理不勝。利欲為主。其意謂媚竈可恃以安也。不  
知以勢合者。勢傾則離。以利合者。利窮則散。故楊  
收雖叙宗于玄价。終有賜死之刑。盧攜雖無忤於  
令孜。終有飲藥之厄。而交結匪人。耽於寵祿者。猶  
不以為戒也。

陶日節錄其  
文

巢兵尤憎官吏。得即殺之。

武王伐紂。稱古人之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讐。然

論天下心離  
官吏無逃于



則斯道也。其來久矣。奚為後予。欲其後也如此。時日曷喪。惡其讐也如此。長吏民之父母。又曰帥帥。仁義訓治之責備焉。古之時有為縣令報仇者。有為郡守雪耻者。有從其征役。飢凍而不忍去者。有不忍其敗。就戮而無二心者。今乘車戴冕。至為人怨疾。甚於虎狼蛇虺。何以致之哉。雖曰盜憎主人。此非民之常情也。民有常情。愛之則懷。思之則歸耳。而暴官虐吏。每以百姓扞頑為說。推剝困苦。如恐弗及。罔不小大。好草竊奸宄。於是天下之心冰

解凍釋。不可收拾。為官吏者無逃生之路矣。

張直方多納亡命。匿公卿。巢殺之。

張直方為金吾大將軍。而迎黃巢。既失之矣。而又納亡命。匿公卿。是將圖巢歟。抑有他志歟。有他志者。與巢何異。將圖巢者。曷若從駕而出。圖功於外乎。反覆如此。為亂而已矣。其見殺也宜矣。

張濬嘗拜田令孜。令孜召朝貴飲。濬恥於眾中拜。乃先謁之。令孜言曰。令孜與張郎中清濁異流。既慮玷辱。何憚更改。今日於隱處謝酒。則又不可。濬慚懼無

論張直方反覆

中和元年



論張濬急於  
自善行事反  
覆

所容

張濬才氣亦有過人者。觀其教李康奉糗糧於行。在責王敬武效忠於朝廷。其與庸遠矣。卒之功名不立。何也。急於自售。行事反覆故也。凡宦官之收士大夫。必屈服之。或爲門生。或爲父子。以要其不叛。張濬下拜。旣委質矣。而畏人之知。抑何異於掄耳盜鐘。使其抑欲制心。克忍克慎。豈不以其才氣表見於當時哉。故賢達有言。富貴易得。名節難守。又曰。富貴有命。枉道以求。徒喪所守。自古如此者。

綱目錄其文

可勝數哉。

鳳翔行軍司馬李昌言將兵屯興平。糧餽不繼。還襲府城。節度使鄭畋語士卒曰。行軍苟能滅賊。亦可矣。乃以留務委之。卽日赴行在。

論鄭畋能謀  
而不能爲

人固有能謀而不能爲者。鄭畋是也。畋爲僖宗畫命將之策。視諸相爲賢矣。及其當大政。身任討賊。乃不知居重馭輕。而倒扶太阿。又不知和衆豐財。而士有飢色。坐被襲逐。何恥如之。此用之者違其才。而畋不審已之過也。

綱目錄錄其  
文



高駢好神仙，信用方士呂用之。熒惑百端，有同兒戲。方士眩人，大抵如文成五利、張果呂用之所言。智者固不惑矣，而漢武非愚人也。及其惑也，如嬰兒之未孩，易耳目而不知，則方士眩人之言，有不可不指摘。庶後覺之易悟也。凡言天仙降格者，若其果然，則其服食器用，宜非世間所有。然後可信。今奇怪其字，而不舍筆墨；崖險其詞，而不離俗意。或至書之縑綺，藏之隱僻，終無足異者。甚則震雷揚火，御杯勺，散肴核，聞然。如有聞，乃不出於旦晝之

時，皆在夜昏之後，帷幄之中，有人為之迹，非世所無之物也。由是論之，孝武之嵩呼，與夫壇祠盼響，及明皇空中告語，崔浩天人接對等事，皆以自誣。又以欺世。至呂用之益踈矣。然高駢方日夕跨木鶴以候其飛，固不能辨天上之無銅劍與青石也。愚智紛紛，同為謬妄，可付一笑耳。加高駢侍中，罷鹽鐵轉運使，駢攘袂大詬，表辭不遜。上命鄭畋草詔切責之。

高駢立功安南，建績成都，其才有足用者。一旦桀

論新廷處高駢失其道



驚犯上無忌。則由在鎮海日請討黃巢。朝廷處置失宜。遂生侮玩之心耳。是故處之得其道。雖悔可。以爲功。處之失其道。雖利反以爲害。僖宗答詔責駢。獨以鄭畋爲之。何也。以畋與駢素有隙也。駢旣失臣禮。夫豈語言可下。畋爲輔相。無亦思制馭之道。而順旨不辭。因逞其忿。遂使王言有類相詬。不亦辱乎。

陳敬瑄。勸邛州。凡阡能黨皆不問。未幾邛州申捕獲阡能叔父行全家三十五人。請準法。孔目官唐溪曰。此必有故。詢其所以然。果刺史求行全良田不得。故恨之。行全密餉溪金百兩。溪怒斥使去。

譚惠深宜處  
陳敬瑄之位

所謂亂者。宜然而不然。不宜然而然也。宜然而不然。故孔孟窮爲旅人。不宜然而然。故莽卓貴極。卿相撥亂者。反之而已。人各當其分。物各止其所。則亂者治矣。唐溪明足以昭奸。智足以守信。廉足以裨身。若使處敬瑄之位。阡能韓秀昇楊師立之禍。何自而起矣。由是觀之。自古衰世人才之易地者。豈特一唐溪哉。經世之人。所以汲汲於求賢。惟恐



三年

不聞良有以也。

李克用進屯沙苑，敗黃巢之弟揆。王鐸承制，以克用爲東北面行營都統。田令孜欲歸重北司，稱鐸討黃巢久無功，卒用楊復光策，召沙陀而破之，制罷鐸兵柄。令孜以建議幸蜀爲已功，令宰相共請加賞。上以孜爲十軍兼十二衛觀軍容使。

召李克用，雖楊復光之謀，用其言而出墨敕。則王鐸也是時，克用初一小勝，賊殊未慙，而田令孜遽行私意，還遣元帥，但欲歸重北司，其視國家危殆。

論由令孜慘  
使害

曾不槩於心，故刑餘之人，慘忍忮害如此。僖宗年漸長矣，不知蒙塵之辱，宗社之憂，反以播遷歸功，敕使嗚呼，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雖然，以憲宗英明，寵一吐突承瓘，自其爲太子時，終身不能去，於僖予何誅。

時民間無積聚，賊掠人爲糧，河南數十州咸被其毒，瘠地寒鄉，其人儉嗇，其受禍每輕，四通五達之衢，舟車商賈之會，土沃物阜，民俗汰侈，其受禍每重。江淮荆襄，自代宗末漸罹兵革，其後裘甫、王郢、黃

論亂世能貪  
可免



巢秦宗權相繼殘戮。重以藩鎮拏兵。及各有分地。然後少止。數十年間。所殺豈可以數計哉。故善卜居者。其乎寂寞之濱。善爲生者。不以富貴爲子孫累。處亂世而能貧。庶乎其可免矣。

西年  
東川節度使楊師立以陳敬瑄權盛。心不能平。敬瑄遣高仁厚討韓秀昇也。語之曰。成功當奏以東川相賞。師立聞之。怒曰。彼此列藩。何得以我疆土與人。田令孜恐其爲亂。因事徵之。師立不受詔。舉兵以討敬瑄爲名。

論楊師立昧於取舍去就之義

陳敬瑄妄作。勿論可也。而楊師立何其蔽歟。是時天子在蜀。若高仁厚受命而來。爲人臣者。無以有已。安得據城而拒之。爲師立者。聞敬瑄之言。表請入朝可也。比仁厚立功。以州讓之。可也。智不出此。乃以謀逆而死。由以外物爲重。昧於取舍去就之義。夫烏知所取重於天下哉。

黃巢圍朱全忠於汴州。全忠告急于克用。克用破巢走之。營於城外。全忠固請入城。置酒禮甚恭。克用使酒。語頗侵之。酒罷。楊彥洪與全忠謀。圍驛而攻之。克



用僅免。全忠誤認彥洪爲克用而殺之。克用明日移書責之。全忠復書曰。前夕之變。僕不之知。朝廷自遣使者與楊彥洪爲謀。彥洪既伏其辜。惟公亮察。克用還晉陽。上表請討全忠。優詔和解之。克用終鬱鬱不平。

晉汴交惡。失自克用始。克用固全忠所忌也。然新救京師。解其困。全忠雖欲圖之。必未敢發。其固請入城。特欲示勤厚。伸謝悃耳。而克用不謹於禮。無古者諸侯相見之儀。乘酒使氣。以語侵之。激全忠

論李克用不  
有已失

禍賊之心。而召其兵。全忠失矣。克用豈爲得乎。克用既得免。宜爲書與全忠曰。茲者遠赴急難。苟免曠敗。敢圖高誼。館穀加勤。而廳鼠飲河。過於杯勺。笑語卒獲。昧乎古人之戒。不知其郵。有失溫恭之道。至煩督過。深用愧懷。將佐有言。思雪憤耻。咎由涼德。違敢修怨。方天子播越。宗社阽危。乃忠臣畢命之秋。義士捐軀之日。克用才雖鄙劣。志思奮勵。公若宥其脫畧。使得自新。延首勤王之師。願與同盟。之後。楊彥洪忠於所事。諒匪私仇。黨加刑誅。祇



重吾過。敢布腹心。惟公實圖利之。即整比軍伍而去。如此一舉。而天下之譽歸晉陽矣。乃不省已失。力校犯者。拏兵至死。志不克伸。惜哉。

義昌節度使兼中書令王鐸過魏州。侍妾成列。服御鮮華。如承平之態。節度使樂彥植之子從。訓伏兵殺之。掠其資裝。侍妾而還。奏云為盜所殺。

占人有言。匹夫懷璧。不可以越鄉。易曰。慢藏誨盜。冶容誨淫。王鐸犯此。其及不亦宜乎。鐸在相位。不明是非。乃同盧攜而沮鄭畋。信裴渥招賊之謀。處

論王鐸誨盜  
誨淫

綱目節錄其  
文

宋威欺罔之罪。一年之間。使賊大熾。及為南面都統。又不能式遏黃巢。更生劉漢宏一寇。然則謀議乖刺。施置乖方。政之所殺多矣。晚而蹈禍。亦豈特驕奢汰侈之罪哉。

光啓二年

李克用進逼京師。天子幸鳳翔。克用表請還宮。誅田令孜。令孜劫上幸寶雞。宰相皆不知。明日孔緯追及乘輿。上使還鳳翔。召百官。時令孜弄權。再致播遷。天下共忿。宰相蕭遘以令孜在上側。辭疾不往。帥百官上表請誅令孜。及其黨韋昭度。遘召朱玫迎駕。玫亦



論蕭邁不能處君臣之際

惡令孜遂與克用合追逼乘輿上幸興元孜還鳳翔欲立襄王煨邁拒之孜脇百官立之使邁為冊文邁辭孜自加侍中以邁為太子太保邁稱疾歸永樂天子蒙塵雖外諸侯猶當奔問官守况輔弼大臣任耳目股肱之寄者乎田令孜自上為親王時有寵既即位擢為中尉付以政事于時蕭邁未顯用也及乘輿播遷至古縣邁自工部侍郎拜相其可為不可為盍於此有決乎如以國步顛危不克負荷則力辭不拜可也如以人臣之義事不辭難則

死生以之可也今日之令孜猶前日之令孜豈前日可與參決萬微今日惡其在上左右乎且已未嘗為上極言令孜敗國致寇之罪亦安可望帝自悟而悻悻不從乎故召朱玫雖曰奉迎車駕而車駕實由此危殆矣雖辭撰冊文不從朱玫廢立之謀而亦受其宮保之命矣處君臣之際如此乃辭疾歸永樂如他日何

王行瑜殺孜王重榮殺煨車駕還鳳翔詔誅偽宰相蕭邁鄭昌圖裴澈時朝士受煨官者甚眾法司皆處

綱目節錄其父

三年



論蕭邁之死  
絲田令孜帶  
昭度

以死杜讓能力爭之免者什七八

蕭邁之罪固可以死方之鄭昌圖裴澈則有間焉  
宋氏謂宰相孔緯與邁有隙劾其偽署而殺之緯  
邁何隙直以上在實鷄遣緯召百官而邁辭疾不  
見以是爲憾耳雖然邁有拒朱玫之言有罪狀田  
令孜之奏有不撰僞冊棄官歸永樂之節若裴鄭  
則身相襄王其事有間矣杜讓能爲餘人力爭而  
不爲邁區別惜哉以愚考之邁之死由田令孜韋  
昭度非由孔緯也邁在鳳翔以百官罪狀令孜并

綱目全錄其  
文

及昭度請誅之至是被誅則田韋意也昭度結宦  
官得爲相此讓能所以不能救歟

高駢將畢師鐸秦彥攻駢城陷囚之

論高駢愚人

高駢早有功伐據江淮膏壤走集之地財富兵強  
進可以師桓文獎王室退可以保土宇修職貢爲  
強大諸侯而不失臣節誰能禦之顧惑一二方士  
至於滅亡是故君子之事其心不以一物自累衣  
服飲食不得則不生猶直寄焉餘可知矣虛明正  
靜可以監天地照萬物何往而不裕不然衛懿公



讀史管見 卷二十六  
好鶴曹伯陽好田唐莊宗好優皆足以凶于家而  
害於國况神仙不死之說英主尙未能無惑高駢  
愚人也何以自脫哉

張全義據東都詔以爲河南尹東都喪亂之後僅有  
壞垣白骨蔽地居民不滿百戶全義於麾下擇十八  
人材氣可任者人給一旗一榜使詣十八縣故墟落  
中招懷流散勸之樹藝田無租稅歸者如市又選壯  
者教之戰陳數年之後漸復舊制桑麻蔚然大縣勝  
兵至七千人小縣不減二千人乃奏置令佐以治之

遂成富庶焉

論荒餘之地  
宜深監六害

破殘之餘撫民之效如張全義之在洛邑成汭之  
在江陵楊行密之在淮南其始至之日與十年之  
後戶口有百倍之增其事皆目前易爲者夫人能  
爲之而三人獨能成其功則有異矣使當時必其  
戶口之增田畝之闢租稅之入衆建官司分餉軍  
屯一切科歛皆不得免如承平時則雖十八縣皆  
以全義爲令長沒世而無功也惟無是六者爲民  
害民所以歸之比及奏置令佐强者勝兵則以富



庶之勢。與衆同欲。不得不然者。然則荒餘之地。久而不復。惟深監六害而已矣。

楊行密圍秦彥畢師鐸益急。彥恐駢黨爲內應。殺駢并其子弟甥姪。無少長皆死。行密聞之。帥士卒縞素向城大哭三日。

高駢之在成都殺突將也。夜掩捕之。老幼孕病無免者。嬰兒或撲於階。或擊於柱。號呼震天。死者數千人。有一婦人臨刑。戟手大罵曰。高駢汝無故奪有功將士職糧。激成衆怒。幸而得免。不省已自咎。

論天道好還

乃更以詐多殺不辜。天地鬼神。豈容汝如此。我必訴於上帝。使汝他日冤抑汗辱。驚憂惴恐。舉家屠滅。如我今日。至駢晚節。一如婦人所言。或謂此豈非佛氏所謂輪迴果報者乎。曰。似之而非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曾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積善有慶是矣。而曰餘慶。積惡有殃是矣。而曰餘殃。蓋積之既久。則末流必多。故有虞之子不肖。而陳齊享祚。商辛之後。有國而祿父再亡。可見殃慶之必餘也。若駢所得。猶



綱目節錄其  
文

未足以償數十人之怨，纔足見天道好還之不差忒耳。若夫輪迴之說，謂死於此，生於彼，今世爲人，後世爲異物，負冤於陽明之界，而取償於幽陰之府，則無是理也。駢惑用之，使一方塗炭，楊行密雖其巡屬，起兵赴難，於義已得，又能率士卒縞素向城哭三日，雖非其誠，于以收楊人之心，委秦彥以罪，亦假仁之舉也。

呂用之歸楊行密也，給云有銀五萬錠埋於所居，克城之日願獻之。旣而無之，行密斬之，發其中堂得桐人，書駢姓名於胸，桎梏而釘之。

論楊行密喜  
怒生殺皆以  
利

畢師鐸破楊州，卽日杖殺諸葛殷，殷之罪不及呂用之之十一也。而楊行密久留不殺，何也？用之之敗，詐爲高駢牒，牒行密爲行軍司馬，又以其衆迎之于天長。此行密所以不殺歟？夫天下之惡一也，用之旣誤高駢，有如舉城以授行密，行密亦當數其罪惡，肆諸市朝，以謝楊土，乃受其私已之意，而欲貸之，及責餉不效，然後施刑，向使得金，其勢必將不死，是行密喜怒生殺皆以利，夫豈仗大義圖



綱目節錄其  
文

文德元年

論宦豎喜亡  
入國

霸業之道哉。桐人桎梏，世所謂祝詛厭禱巫蠱之類，或見高駢受誅，必以爲驗。彼呂用之、張守一、諸葛殷，又誰詛厭之哉。然女子小人，冒疾險狠，或出無聊之計者，鮮不以此自夷，而人主亦多惡之，苟明乎理，則不惑矣。

三月戊戌朔日食，旣癸卯上崩，皇弟吉王保長而賢，羣臣屬望，觀軍容使楊復恭立保弟壽王傑，與中尉劉季述迎於六王宅。

日有食之旣，人主晦昧之象也。越六日，僖宗崩，然日有食之旣，而帝尋則僖宗昏庸，亦可比之。日乎曰：天下一家，四海一國，僖雖昏庸，固君父也。雖然，日有食之旣，而帝尋崩，非儆戒可及。天意若曰：唐德將終，此其符耳。甚哉宦豎之喜亡人之國也。如不以亡人國爲喜，必以安其身爲憂，思安其身，惟賢君可恃，君而不賢，亂所由生。何身之能保耶。楊復恭、劉季述至是，盍從中外之望，推奉吉王以輯寧邦家，而必贊私立少，欲恩出於已，雖偷安目前，禍不旋踵，是不獨喜亡人之國，亦喜自亡其身。中人視此，亦可審擇而慎。



處矣。

昭宗上

羅弘信擊樂從訓，斬之。與父彥禎皆梟首。

王鐸之禍，樂從訓為之。彥禎知而不治，又為之。隱

而以盜奏，乃同情也。至是父子皆不免，則好還之

明驗也。天明畏自我民明畏，人怒於下，則天應於

上，未嘗差忒。顧有久速參差之不齊耳，其可忽諸。

楊行密擊趙錕，擒之。朱全忠與錕有舊，求之。袁襲勸

行密斬以遺之。行密從之。未幾襲卒。行密哭之曰：吾

論樂從訓文  
子不免為好  
還之明驗

龍紀元年

論楊行密袁  
襲好殺

好寬襲每勸我以殺，此所以不壽歟。

謀議在人，斷其可否在已。行密知殺之為非而從

之，是亦好殺也。安得以寬自居。高霸等四將及其

下數千人，無罪而殲之。畫策者袁襲也。伏甲者行

密也。於趙錕亦然。故襲雖不壽而行密嗣子不延。

豈非好還之明效耶。

將祀圓丘，故事中尉樞密皆袷衫侍從。僖宗之世已

具襴笏，至是令有司制法服。禮官不可上曰：事有從

權，勿以小瑕遂妨大禮。於是宦官始服劔佩侍祠。



論亂之所生  
不服以爲階

綱目節錄其  
文

僭亂之事，未有不自微而著。故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臯陶曰：五服五章哉。傳說曰：惟衣裳，在笥，袷衫，內侍之常也。易以賤服，則恐其生怨。無故而與之法服，是假以器而躋之。於是有爲師傅，封王爵，特未有稱帝者耳。昭宗所謂事有從權，勿以小瑕遂妨大禮，此特辨慧小數，禦人以口給，不知從權之久，習以爲常，又安可復取也。故亂之所生，則衣服以爲階。

大順元年

初張濬因楊復恭以進，復恭中廢，更附田令孜而薄

復恭，濬以功名爲已任，自比謝安。裴度李克用薄其爲人，聞其作相，曰：亂天下必是人也。濬聞而銜之。上問以當今所急，濬請強兵以服天下。上於是廣募兵，會朱全忠請討克用，舉朝不可。濬力主之。

正其身然後能格君，其君正然後能定國。治世者衆正之積也。張濬以謝安裴度自比，是有意於佐時君平僭亂也。而先結楊復恭，後附田令孜，反覆二豎之間，東山綠野，豈有是乎。不自省已，恨人之議之，顧欲強兵以力取勝，此呂政項羽所不能行。

論昭宗在張  
濬幕維而唐  
事始末



濬何獨能之。唐室之勢，至于懿僖，亂則甚矣，而亡形未必成。及昭宗辨急，輕佻欲速見小利，始任張濬。終任崔胤，於是唐亾可決。向使王搏、杜讓能、韓偓諸人獲輔初政，久於其位，亦必維持國勢，不至疾顛。一相之任，其重如此。

上曰：克用有興復大功，柰何攻之？孔緯曰：陛下徇一時之體，張濬建萬世之利，上黽勉從之，曰：付卿二人，毋貽朕羞。

論王室召敗之由

昭宗卽位，至是三年，外諸侯雖擅兵相攻，未有間

鼎者及張濬伐河東不勝，然後侵叛四起。昭宗坐不安席，非外諸侯幸王室敗而然，由朝廷不分曲直，倒置是非，有以召之也。李克用訴全忠曰：他日必爲國患，全忠訴克用亦然。兩造之詞，固未易析，以其事觀之，豈不明哉？克用有興復大功，昭宗自言之矣，苟非反逆，尚將十世宥之，乃偏聽全忠之訴，力主張濬之謀，僥倖成功，天理人心，皆不與也。其敗宜矣，故辨別是非，審錯曲直，使各當於理，乃治天下銷禍亂之要術也。



克用上表曰。臣父子三代受恩四朝。破龐勛。剪王巢。黜襄王。存易定。致陛下今日冠通天之冠。佩白玉之璽。未必非臣之力也。若以攻雲州為臣罪。則拓跋思恭之取鄜延。朱全忠之侵徐鄆。何獨不討。賞彼誅此。臣豈無詞。今張濬既出師。則難束手。已集兵五十萬。欲與濬格鬪。若其不勝。甘從削奪。不然。方且輕騎叫闔。頓首丹陛。訴奸回於陛下之。晨坐。納制敕於先帝之廟庭。然後自拘司敗。恭俟答。鑕。表至。濬已敗。朝廷震恐。

論李京川之  
義直而  
不恭

克用之孝。義直矣。禮則不恭。曷不曰臣父子三代受恩四朝。憑仗威靈。遂展微效。茲者宰臣授鉞。禁旅就行。濟河而東。遠賜薄伐。臣引咎自省。蓋有端倪。良以拓跋思恭擅取鄜延宣武。全忠兼攻徐鄆。見其受賞。失在效尤。遂攻雲州。冀免誅責。朝廷公道。惟賞與誅。賞之所加。豈謂強大。誅之所及。豈幸寡弱。竊以虞舜事父。大杖則走。不敢與濬格鬪。姑欲避其銳鋒。躬率將佐。前近京闕。儻蒙開宥。察其精神。方且輕騎叫闔。頓首丹陛。訴奸回於陛下。



之展坐、納制、敕於先帝之廟庭、自拘司敗、恭俟斧鑕、如是則情文兩盡、無可疵矣。

夏四月、有星孛于三台、東行入太微、長十丈餘、赦天下。

論星孛非可  
以赦令禳

天人之際、精稜相盪、善惡相推、天變見乎上、則人事動乎下、人事失於下、則天變作於上、所以然者、天人一理、上下同流故也、是以為君者、必修大人之德、以居天位、先天而天不違、則感之者順也、後天而奉天時、則應之者正也、如是則日月星辰之

行、風雷霜雹之降、雖有舛逆乖戾、而不為咎矣。昭宗三年、星孛于三台、入太微、三台、宰輔也、太微、帝庭也、其象著矣、其告戒切矣、使君相仰而察、俯而思、各正厥事、欲銷去之、禍之來也、庶可禦乎、乃徒以赦令禳之、惡人幸焉、良民病焉、於是上帝震怒、不復可解、而奸雄好利之人、各勵其芒氣、以掃王室、如彗之為矣。

楊復恭專制朝政、上惡之、出監鳳翔軍、

中臣憑恃近君、又有兵柄、是以恣橫、謂人無如已

綱目全錄其  
文

論中臣恣橫  
自屠



何然未有不自屠者。李輔國程元振魚朝恩之在前。田令孜楊復恭劉季述之在後。孰能免乎。復恭總宿衛制朝政。假子皆爲藩方。又養宦官子六百。人皆爲監軍。植根固矣。家計立矣。而昭宗一日罷之。曾無難者。然則向之所爲。特徒然耳。曷若忠順不失以事其上之爲美歟。此可爲中人之永監矣。建圍彭州。久不下。民皆竄匿山谷。諸寨日出俘掠。有軍士王先成。度諸將惟王宗侃賢。乃說之招安。流離禁軍士虜掠。條列便利七條。宗侃以白建。建大喜。

昭宗元年

從之。明日威令赫然。歸者如市。

論王先成宜  
求用

古人所以廣取士之路者。爲賢才難知。恐其遺也。賢而見遺。無以安邦國。才而見遺。無與立事功。是故或取之耕。或取之釣。或取之築。或取之市。或取之商賈。或取之屠肆。或取之獄。或取之讐。或取之盜賊。或取之夷狄。或取之異教。或取之走卒。或取之胥史。或取之工技。其廣如此。然後賢才不在下。而皆在上。賢才在上。則下受其賜。亂無自起矣。觀王先成之言。蓋王建與其將佐智思所不及者。



日得之、遂不用兵而下一州。然則人才之隱伏於塵土草茅、可勝計哉。是宜表而用之、俾盡見所長。而建不能、又忌人勝已、宜其所就之狹劣也。夫古之人取賢才之道、如彼其不拘、而或者顧欲以詞藝任子兩途、以得天下之士、彼有實用而不能爲文者、地寒族冷而無由自奮者、必待詞藝任子、則所遺多矣。

邢洛磁州留後李存孝以無寵於克用、潛結王鎔朱全忠、上表以三州歸朝、乞賜旌節、及會諸道兵討克

綱目錄其文

用詔許之節、不許會兵。

論昭宗教子  
叛父

未識人倫焉。知天道。張巡以此責尹子奇者也。欲教事君。先令順長。陸贄以此語德宗者也。不能事上。何以使下。張濤以此下王敬武者也。李存孝雖非克用真子、固爲父子久矣。一旦叛父、請兵討之、將何有於君。昭宗囚其使、却其表、下詔訓勵、仍責鎮汴以不當結納之義、一舉而克用心服。鎮汴內愧、存孝無所容而綱紀振矣。今雖不許會師、而賜之旌鉞、是教子叛父也。子可以叛父、臣獨不可以



臣、父、父子子、  
叛君乎、故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

二平

王建屢請誅田令孜、陳敬瑄、朝廷不許、建殺之、上表  
曰、開柙出虎、孔宣、父不責、他人當路、斬蛇、孫叔敖、益  
非利已。

論昭宗宜斷  
不斷

公道在上、其下服焉、治世也、清議在下、其上惡焉、  
亂世也、清議者、公道鬱而後有、公道者、清議達而  
後行、是故賞罰者、人主制世、御俗之大柄、不可以  
失焉者也、田令孜敗亂國家、陳敬瑄敗亂藩鎮、置

綱目全錄其  
文

于重典、誰不謂然、朝廷既不得而治之、會王建有  
請、當亟出詔書、獎其為國督奸之志、而許之、豈不  
賢於建專殺而不請哉、而猶且不許、倒授之柄、招  
開柙出虎之譏、昭宗宜斷而不斷之過也、

廬州刺史蔡儔發楊行密父祖冢、行密攻斬之、左右  
請發其父祖冢、行密曰、何為效之、

綱目全錄其  
文

父祖冢見發、人子至痛之情也、攻儔斬之、怨可釋  
矣、儔稱其犯而報之、然後快、是自為寇也、向使不  
得儔而泄怨、尚不當效尤、况已殺之乎、行密於是

綱目全錄其  
文



知孝道輕重矣。宜其能駕馭羣才而霸有一方也。李茂貞上表及遺杜讓能書辭語不遜。上怒欲討之。讓能力止。上意益堅。官軍大敗。茂貞進逼京師。上以讓能爲解。賜之死。加茂貞中書令。

論唐昭宗不能忍

李茂貞惡杜讓能在昭宗左右。故爲不遜以激怒之。讓能能忍矣。而昭宗不能也。是以墮茂貞計中。向若荅以優詔。申論理義。朝廷帖然無討伐之計。彼亦何辭興亂。必不得已。嚴備謹守。召援於河東。亦足以制之矣。昔成王生於富貴。坐享太平。非有

艱虞憤悻於心。而知處事之道。曰必有忍其乃有濟。魯昭公高貴鄉公。唐昭宗皆在屯難中。乃忿忿焉不相時。不度德。不量力。行其褊心。奮其淺謀。不旋踵而亡。何他人之咎歟。

新寧元年

鄭綮好詼諧。爲歇後詩。上以爲有所蘊。命以爲相。堂吏往告。綮未信。吏曰。特出聖意。綮曰。果如是。柰人笑何。旣而賀客至。綮搔首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累讓不獲。乃視事。

論鄭綮能自知

人當事任。常苦不自知。及臨富貴。常苦不自克。小



二年

論董昌窮凶  
極惡

人敗國大抵坐此。鄭縈則自知矣。使其力辭不拜。豈不遠過張濬、朱朴、崔胤之徒。勢利誘之，其中怵焉，冒利而忘義，此固小人常態也。其言曰：如人笑何？若力辭不拜，誰得而笑之？故為利為義，一念之頃，反覆手之殊。雖君子不可不致慎於此也。

董昌苛政重斂，以充貢獻，饋遺甲天下。朝廷以為忠，官至司徒、爵郡王。昌求為越王，不得，愠曰：朝廷負我，遂謀稱帝。

人臣竭忠赤，效至計，宜勤勞適足以酬塞秩祿，智計而不效，勤勞而無成，不特為秩祿羞，且當請責焉。稍有功庸，即覬賞報，已非君子之存心。況於斂民財，買國爵乎？夫竭萬人生養之具，而朝廷受其餽，易一身富貴之榮，而朝廷從其欲，怨出於民，謫歸於上，雖寵利恩私隨事而至，然將何以任之？今大秩祿逾分，尚不克堪，而窮凶極惡，任夫不可任者，天人不與，有禍無福必矣。如不謂然，曷不以董卓實憲、梁冀、董昌之徒監之哉。

上以郊畿多盜，有踰垣入宮，或侵犯陵寢者，令宗室



論崔昭緯與  
郗岐爲腹心

諸王將兵巡警南北司用事之臣恐其不利於已交  
章論罷之

昭宗欲使諸王將兵雖非上策若大臣協計則禁  
衛將壯外可以懾藩鎮內可以制中官矣北司不  
便可也而南牙亦請罷之何也此必非陸希聲韋  
昭度之謀直崔昭緯與郗岐爲腹心耳小人奸邪  
視人主昏明剛柔而作止者也李克用有勞於上  
室則代之杜讓能爲國忠計則殺之李順節出死  
力去大奄則戮之然則人臣何所恃於君父哉崔

新口金錄其

昭緯之於郗岐崔胤孔緯張濬之於武宣蓋懼此  
也諸臣之罪固大矣致其如此者誰歟故君不君  
則臣不臣春秋之義所以端本而清源也

克用上表稱王行瑜韓建李茂貞稱兵犯闕請討之  
行瑜等大懼茂貞上表請罪上令克用且赦茂貞併  
力討行瑜

論李茂貞之  
罪甚於王行

昭宗謂不臣之狀行瑜爲甚者据李谿罷相又同  
昭緯被殺此二役也行瑜信甚矣然李茂貞求招  
討使不得遺杜讓能書陵蔑朝廷繼又上表譏諂



昭宗尋卽稱兵。脇誅宰相。此三役也。皆在行瑜之先。然則不臣之狀。茂貞爲首矣。克用於邠岐同華。非有父兄之怨。特爲王室雪耻。故仗義而來。昭宗不明。又任術數。陰疑克用。偏黨茂貞。他日困辱凶終。蓋始乎此謀矣。

克用旣斬行瑜。上表請乘勝遂取鳳翔。上謀於貴近。或曰。茂貞復滅。則沙陀大盛矣。乃詔褒克用忠款。而言不臣之狀。行瑜爲首。今日當休兵息民。克用乃止。朝廷力足以禁暴誅亂。固不藉勢於外諸侯。不然。

固賴一二賢才爲股肱之助。昭宗胡不虚心泛觀。諸方逆順之迹。功罪之狀。當是時。孰有賢於河東者。斷自己心。付以兵柄。使之討伐叛侮。則朝廷之勢重矣。乃用儇浮輕狡之心。以待輸忠效力之臣。克用獻策。至于再三。畧不省悟。貴近一言。則應之如響。自此王室有難。亦無顏面告于河東。克用亦不復入援矣。或讀昭宗史。見其顛躓危迫。未有不動心興歎者。推原其故。乃皆自取。亦不足悲也。

崔昭緯復求救於朱全忠。遣中使追及。斬之。中外稱



快

天子內臣無外交。朝于諸侯。春秋貶之。交私議論。漢法誅之。况結強藩以爲援。劫脇朝廷。禁制君父乎。此義也。愚人容有不能知。奸人則固不肯守。所以然者。計利害也。王室微。方鎮盛。政在奄寺。陵駕縉紳。不外有所倚。何以保其身。安其位。小人趨利避害。自以爲得矣。使其水利而無害。其何善如之。惟逆理也。故所欲未遂。所惡已及。是故盧攜之結高駢。崔昭緯之結王行瑜。李茂貞。張濬。崔胤之結

論盧攜等求全自滅

朱全忠。雖燁燁俄頃間。如槿花石火。未充把把而誅夷勦族。有不可勝受之酷。然則向之求全者。乃所以自滅也。或曰。杜讓能。王搏。皆賢者。而亦不免。何歟。曰。賢而事昏亂之朝。果有不免之理矣。倘如韓偓。司空圖者。又豈有此患耶。

茂貞逼京師。延王戒丕。請幸太原。上至渭北。韓建累表請幸華州。上憚遠去。遂從建請。以府署爲行宮。建居龍興寺。

諸侯失國而託之諸侯。則有寓公之禮矣。天子以

論昭宗事幾再失自保其



四海爲家。其廵守也。諸侯避舍以待。莫敢專焉。蓋無適而不爲王也。雖然。此自綱紀不紊時言之耳。若夫迫於強暴。將欲避之。是北辰不居其所。衆星將安拱。故春秋不以諸侯朝于王所爲非。而以王所非其所爲貶焉。唐室至是。尾大中乾。形勢已去。將無可爲者。必不得已。外倚大援。亦必擇其人之可託與否。晉陽興王之地。李克用有大功於王室。延王戒丕之言是也。昭宗又昧於從違。寧就韓建。夫建乃與邠岐連兵。陳于闕前。執戮宰相者也。克用豈有是哉。事幾再失。是昭宗自促其亡。安得歸之天數耶。

清河後人張紹祖重校



讀史管見 卷第二十六 終

二  
卷  
二

讀史管見卷第二十六 終

六天機

讀史管見卷第二十六



